

自我、空間與文化主體的流動 / 認同 ——以女詞人呂碧城(1883-1943)的散文為範圍

羅秀美*

摘要

呂碧城向有「近代女詞人第一」的美稱，因此後人對呂碧城詩詞方面的研究亦已有相當成果。相對而言，呂碧城的散文成就多為其詩詞成績所遮蔽。因此，本文擬全面而有系統的研究呂碧城的「散文」成就，以補(文學)史之闕。其散文涵括以下幾類主題，一是女學(女子教育)，二是行旅遊蹤，三是佛教與護生 / 蔬食因緣，四是夢境與靈異等主題。茲以呂碧城散文話語的流動現象，以討論她的主體價值。一是變換的身分，從投身公共領域成為女報人與教育家，乃至皈依為佛教徒；其人生由亢奮的革命激情到慈悲的護生戒殺，展現多樣化的流動履歷。二是流動的主體，移動於虛實不同空間的女遊體驗，既漫遊不同國度，也出入夢境 / 靈異的邊緣；移動於虛實空間中的體驗，展現其無限寬廣的生命空間之可能。三是對文化主體的確認與游移，呂碧城對自身文化既有一定的堅持，對西方價值的認識亦有所選擇。既表現在其人對五四後全面改用白話文的反對立場上，也表現在對國人過度崇尚英文的批判上。然而，她又表現出一種自我悖離的態度，堅守文言文，卻也曾寫過唯一一篇白話創作；雖批判過度使用英文的媚外風氣，但英語的優勢卻又讓她得享西式生活的便利與奢華。綜合以上，呂碧城流動的散文話語，除了展現一代才女叛離傳統的新世代姿態之外，也多方呈露她自閨閣出走後的自我轉化歷程，且為自我主體賦予了現代性意義；其人因此堪稱晚清民初知識女性的典範人物。

關鍵詞：呂碧城、近現代文學、女性文學、文化主體、自我認同

* 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The flow / identity of self, space and culture subject--the range of poetess Lu Bicheng's(1883-1943) prose

Lo Hsiu-Mei*

Abstract

Lu Bicheng 呂碧城 has always been " modern first poetess "Reputation, therefore, the descendants of study for Lu Bicheng poems and there has been considerable success. In contrast, achievements in Prose to cover up more than her poetry achievements. Therefore, Therefore,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study systematically the prose achievement of Lu Bicheng, to fill the vacancies of (literary) history.The theme of her prose covers the following categories, First, women's education.Second, travel and tours.Three, Buddhism and protection of life / Vegetarian karma.Four, dreams and the supernatural.In the flow phenomena of Lu Bicheng prose discourse, to discuss the value of her principal.Firstly, transform identity , she engaged the public domain, become a female newspaper editor and educator, and even convert to the Buddhist ;her life by the passion of the excitement of the revolution to the mercy of protection of life and not killing show a variety of flow of biographical.Secondly,the flow of the main body, female travel experience move to the virtual and actual space,both roaming the different countries, but also go in and out of dream / supernatural edge; moving experience in the virtual and actual space, to show the possibility of infinitely broad life space.Thirdly, the recognition and wavering of cultural subjects,Lu Bicheng has insist to own culture, and western values are also selected. Is manifested not only in she was opposed to the full switch to the vernacular after the May Fourth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ung-Hsing University.

Movement, also in the criticism of the Chinese people over advocating English. However, she showed a self depart from the attitude, both adhere to the classical, but also wrote the only one vernacular creation; although criticism of the excessive use of English capitulation atmosphere, but the advantages of the English, but let she enjoy the Western life convenience and luxury. Based on the above, the flowing prose discourse of Lu Bicheng, in addition to show talented woman renegade traditional attitude of the new generation, but also multiple rendering after her run away from the boudoir of self-transformation of the course, given modern meaning for subjects ; So she called a model of the late Qing &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knowledge of women characters. So she deserves to be called a model characters of knowledge of wome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 early Republican era.

Key words: Lu Bicheng (呂碧城), modern literary, feminine literary, culture subjectivity, Self-identity



自我、空間與文化主體的流動 / 認同 ——以女詞人呂碧城(1883-1943)的散文為範圍¹

羅秀美

一、前言

晚清民初是中國文學轉型的重要階段，傳統閨閣女詩(詞)人群體的文學表現，也因應這樣的世變而有所轉變，其文學話語的流動與其身分認同的關係，特別值得探究。其中，向有「近代女詞人第一」(錢仲聯《近百年詞壇點將錄》)美稱的呂碧城，便是一位文學話語多樣流動的女作家，在詩詞、散文、翻譯²上都有相關表現，值得探賸。

然而，由於呂碧城的詞作極受佳評，相關研究亦有相當成果。相對而言，其散文成就多被遮蔽。其實她的散文已編入《呂碧城詩文箋注》卷三與卷四中³，包含以下幾類主題，一是女學論述，二是行旅游蹤，三是戒殺護生 / 蔬食因緣，四

¹ 本文原題〈晚清民初女性文學話語的流動與離合——以女詞人呂碧城(1883-1943)的散文為範圍〉，發表於2012年3月16日「第九屆通俗文學與雅正文學研討會——「話語的流動」國際學術研討會」(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主辦，馬來西亞拉曼大學中文系合辦)。承蒙匿名審察委員之多方指正，使本論文臻於完善，特此誌謝。

² 呂碧城之翻譯作品，其評價猶待商榷，亦缺乏有系統的相關研究。其中，《歐美之光》應為譯著中最知名者，惟該書之編、譯、寫界限模糊，頗費考察。其他譯作尚有英譯中《美利堅建國史綱》；中譯英的作品《法華經普門品》、《華嚴經普賢行願品》、《阿彌陀佛》等佛學專著。其中，《法華經普門品》(中英對照本)乃比對當時通行的三種英譯本，選擇克爾恩(H.Kern)直接由梵文翻譯的版本，補充了其他中譯本缺漏的部分偈言。此書既有1933年上海佛學書局版本，亦有在星洲由僧人及信眾發心助印的版本。上述《法華經普門品》的翻譯情形，感謝匿名審察委員提供的詳盡資料。

³ 《呂碧城詩文箋注》卷三「文」，包含部分呂碧城編譯《歐美之光》的篇章。又，卷四完整收錄《歐美漫遊錄》(又名《鴻雪因緣》)，然而各篇散文皆未繫年，僅知著作年代自1926年秋至1927年秋間，終篇為1929年5月所寫。以下引文，凡提及卷四《歐美漫遊錄》(又名《鴻雪因緣》)的篇章，皆無法標出正確的著作年代，特此識之。

是夢境與靈異等四大類主題，內容豐富，頗值得探究，本文即以此為研究範圍。

綜觀呂碧城散文的相關研究，仍有深化空間，系統性亦有待建立。其散文大多被分類或單篇研究。首先，以呂碧城的女學論述為研究對象的大多以其在女子教育上的成就為主，較少深入探蹟其女學散文內涵。其中，黃媽梨〈呂碧城與清末民初婦女教育〉⁴為較早注意呂碧城女學成就的專論，然此文以史學角度研究呂碧城的女學成就，較未細讀其女學散文。其次，以行旅為主題的研究，方秀潔〈重塑時空與主體：呂碧城的《游廬瑣記》〉⁵值得注意，她對於〈游廬瑣記〉所呈現的異國情調有獨到見解，指出此文迥異於傳統詩詞的賞景感懷，轉而重塑一嶄新的時、空與主體性。上述兩類散文—(女學)論述與遊記，在文類與性別的符碼界定中，多半歸屬男性創作的文類。因此，當近代女子開始投入此兩類創作後，最能彰顯女子藉文類跨越性別疆界的意義。再者，以戒殺護生／蔬食因緣為主題的研究成果，如賴淑卿〈呂碧城對西方保護動物運動的媒介——以《歐美之光》為中心的探討〉即以《歐美之光》做為考察呂碧城中年向佛，進而戒殺護生及提倡蔬食の文本。最後，討論其夢境與靈異主題的研究，似乎未見專篇論文⁶。

相對言之，全面研究呂碧城散文的較少，僅見趙慧芳〈浮出歷史地表——呂碧城散文創作論〉及王忠祿〈呂碧城散文芻議〉⁷兩文。前者提出呂碧城散文的兩項特色，一是「夢幻的心理化」，一是「確立女性敘事的權威」；後者仍有持續挖深的空間。此外，郭延禮〈南社作家呂碧城的文學創作及其詩學觀——紀念南社成立一百周年〉⁸僅部分論及其散文。

職是，本文擬全面研究呂碧城的「散文」，以補呂碧城文學研究之闕。主要藉其散文表現，以探討呂碧城的女性自我在不同空間的流動與身分認同，以及論

⁴ 黃媽梨：〈呂碧城與清末民初婦女教育〉，《妝臺與妝臺以外——中國婦女史研究論集》，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9年5月。

⁵ 方秀潔：〈重塑時空與主體：呂碧城的《遊廬瑣記》〉，張宏生、錢南秀編：《中國文學：傳統與現代的對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2月。

⁶ 潘宜芝《空間·行旅·新女性——呂碧城作品研究》(東海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2011年)曾部分論及其散文中的夢境主題。王麗麗〈試析[呂碧城]曉珠詞的夢〉(《文藻學報》11期，1997年3月)則論其詞作中的「夢」，未及於散文。

⁷ 趙慧芳：〈浮出歷史地表——呂碧城散文創作論〉，《淮北煤炭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3期，2010年6月，頁17-20(雙月刊)。王忠祿：〈呂碧城散文芻議〉，《河西學院學報》，2007年4期，2007年8月，頁40-42。

⁸ 郭延禮：〈南社作家呂碧城的文學創作及其詩學觀——紀念南社成立一百周年〉，《文學遺產》，2010年第3期，2010年7月，頁127-137(季刊)。

證她對中、西兩種文化主體的確認 / 游移的狀況，進而證成她做為一名晚清民初知識女性的典範意義。是以，本論文想提出的問題在於欲理解晚清閨秀詩(詞)人向現代知識女性轉型的意義，是否可能藉由多方觀察她們的所有文類，尤其是已被定評的傳統詩、詞之外的其他文類 / 文本，以理解 / 建構她們做為新式知識女性的意義與價值？進而言之，以傳統閨閣女性較少書寫的政(議)論或遊記類散文而言，其文類屬性原本較偏向專屬男性；然而，晚清已開始出現女性書寫此類散文的現象，特別是女性自己發表的女權論述及旅遊見聞，不再只有單一的屬於男性的話語 / 聲音而已。而呂碧城的散文表現正是此一現象中值得注目的個案，是以呂碧城以女性自我所發聲的政(議)論與遊記類散文，自有其值得探賾之價值。這是本論文所提出的第一個問題。

其次，呂碧城早年雖有提倡女學 / 女權的新觀念，以及周遊世界的新經驗，但由於她一生始終堅持文言文書寫的立場 (特別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後依然)，以及「近代女詞人第一」的稱譽，這些表現都使得其文學史定位很自然地定錨於舊文學傳統的尾聲 / 殿軍。不只如此，呂碧城中晚年倡導佛教為國教與推廣戒殺護生的觀念，以及科學與玄學之爭中對玄學(靈異與夢境等)的支持，在在證成了她舊文學遺老的樣貌。然而，似舊實新 / 似新實舊，正是晚清民初文學的弔詭之處。易言之，呂碧城此類看似舊式的遺老的表現，果真從裡到外皆舊乎？是否有可能另眼看待，以考掘其中之「新」意？正所謂「以新眼觀舊書，舊書皆新。」(晚清孫寶瑄《忘山廬日記》)，同理亦然。是以，本論文擬以新眼觀察看似舊文學遺老的呂碧城，其散文中所透顯的新意究竟為何？這是本論文提出的第二個問題。

以下說明本論文的論述脈絡。首先論其「變換的身分」，從投身報界以倡女學乃至中年皈依佛教；其人生由亢奮的革命激情到慈悲的護生戒殺，展現多樣化的流動 / 認同。其中，女性政論散文，不只突破男性專擅的侷限，也標識了知識女性接受新學的豐沛能量與創作力。而呂碧城後期投入佛教戒殺護生的活動，使其身分認同看似守舊而退後，然而其尊重生命的積極態度，卻很有可能是種極難能可貴的現代性態度。二是「流動的主體」，移動於不同空間 / 文化的女遊經驗，一方面漫遊於不同國度，另一方面出入夢境 / 靈異的邊緣；移動於虛實空間，在在展現其無限寬廣的生命樣貌。其中，女性遊記散文的寫作，更是突破傳統閨閣書寫的一項新發展，此文類不只突破了傳統記遊詩詞的習套(觸景懷古兼寓己懷)而開展女性自我敘述見聞感懷的可能性，更彰顯了新時代女性主體對自我身分的

認同。而呂碧城對靈異／夢境的書寫，與其在科學與玄學之爭中對玄學的認同有關，此一看似「不科學」的態度，是否果真守舊／退後，亦有值得商榷的空間。三是「對文化主體的確認與游移」，呂碧城對自身文化既有一定的堅持，對西方價值的認識亦有所選擇。這種有所選擇，既表現在其人對五四後全面改用白話文的反對立場上，也表現在其人對國人過度崇尚英文的批判上。然而，堅守文言的同時，卻又留下唯一一篇白話創作；雖批判過度使用英文的媚外風氣，但能口操流利英語的優勢，卻又讓她得以享有西式生活的便利。簡言之，呂碧城與同時代已逐漸走向白話書寫的五四女作家大異其趣，在文化主體性及價值的選取上，呈現的是多方流動／認同的面貌。其堅守文言書寫，使她匿跡於現代文學史；而其極具現代意義的單身／獨遊以及護生／蔬食的提倡，則又顯出其與同時代五四女作家非常不一樣的「現代性」。

綜合以上，由呂碧城的散文，足以探勘其人流動的自我，如何在不同空間與文化當中自在流轉／認同，不僅多方呈露她自閨閣出走後的自我轉化歷程，且為自我主體賦予了現代性意義。其中若干論述性較強的散文，頗能見出呂碧城的識見；而其他遊記類散文亦表現不俗。簡言之，呂碧城雖堅持使用文言文，但她對散文這一文類的掌握，使其既能議論，又兼具寫景、敘述，擴大了散文在晚清民初女性書寫上的寬廣空間。就此而言，她已遠較其他同時代女性走得更遠、更穩健了。是以，其特立獨行的各式人生圖景，以及急欲建構的各式身分認同，在在顯示了一代才女叛離傳統閨閣的新世代姿態。其人因此堪稱晚清民初知識女性的典範人物，值得深入探蹟。

二、變換的身分・外出的女人： 閨閣主體轉化後的各種流動履歷

呂碧城(1883-1943)，一名蘭清，字遁天，號聖因，晚年法號寶蓮。父呂鳳岐為清光緒三年(1877)翰林，曾任山西學政。呂碧城與長姐清揚、次姐美蓀，皆以詩文著稱，有「淮西三呂，天下知名」之稱(英斂之曾為之刊行《呂氏三姐妹集》)。而呂碧城於三姊妹中尤為慧秀，特以詞著稱；詩文外亦工畫、善治印，並嫻聲律。十二歲喪父後，依母命往依舅父，冀得較優教育；年十五六所作詩文，為樊樊山、

易實甫等前輩所稱頌。⁹可見呂碧城所接受的傳統閨閣涵養，與同時代女性如秋瑾、單士釐、薛紹徽等大致相同。然而，這樣一個舊學家庭出身的呂碧城，卻於成年後因故叛離傳統閨閣與家庭，並走出一條非常不同的路。

其逃家伊始為的是尋訪與己切身的「女學」議題。1904年，21歲的呂碧城為探訪女學而與舅父決裂離家¹⁰，此後的人生注定以「無家可歸」(homeless)¹¹、「居無定所」(placeless)，甚至「不得其所」(dis-placed)¹²的姿態，輾轉流離於各種身分之間。尤其是她絕然叛離和摒棄傳統父權體制的權威與規範，更使她終生為了自己的身分認同而努力。是以，輾轉流徙於各種自我轉化的歷程，便成為呂碧城一生引人注目的標識所在。

呂碧城出走後自我轉化的身分，最早擔任報館的助理編輯(呂氏自稱「記者」，以下皆以此稱為準)兼教育家。民初成為袁世凱的秘書。中年時期遷居上海的呂碧城，既成為一名致富的女商人，也是「南社」的女詞人。此期她雖已屆中年，卻身體力行地成為真正的女(留/遊)學生，出洋赴美哥倫比亞大學習美術。中晚年的呂碧城漫遊歐美，成為佛教徒，終生為護生戒殺而奔走。簡言之，呂碧城由早年亢奮的女界革命者，轉型為中晚年慈悲的佛教徒，其不斷流轉的身分、多樣化流動的履歷，其實都是她自我認同的表現。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其早年提倡女權女學是性別自我的認同，而後期成為倡導戒殺護生的佛教徒，不只是出自對生命的尊重，也是她一生的自我(身分)流動中，最被自己、也最為後人所認同的身分(其號「聖因」與「寶蓮」由此可見)。是以，本論文仍將其後期的佛教徒身分置於此處討論之，以便理出呂碧城於不同的生命空間裡所歷經的各式身分流動，乃至認同。

⁹ 參考方豪〈呂碧城傳略〉，《呂碧城詩文箋注》附錄一[傳記題跋]，頁498-499。

¹⁰ 關於逃離家庭的經過，可參考呂碧城〈予之宗教觀〉，《呂碧城詩文箋注》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8月)，頁480-481。另，方豪〈呂碧城傳略〉中亦提及此事，《呂碧城詩文箋注》附錄一[傳記題跋]，頁499。

¹¹ 「無家可歸」，可見〈予之宗教觀〉，《呂碧城詩文箋注》卷四，頁480-481。此外，〈續編 獨遊之辦法及經驗〉亦曾述及「無家」狀態，《呂碧城詩文箋注》，《呂碧城詩文箋注》卷四，頁371。

¹² 「居無定所」(placeless)與「不得其所」(dis-placed)，出自徐苔玲、王志弘合譯：《性別、認同與地方—女性主義地理學概說》第一章「導論：地方與性別」(臺北：群學出版社，2006年5月)，頁2。

(一) 亢奮的女界革命：以女學時論介入晚清的女記者與教育家

呂碧城的女學時論，多關注女界革命，可說是女性政論文的典範。郭延禮對此評價甚高：

女性政論是 20 世紀初伴隨著中國女權運動和女性報刊而誕生的女性文學中的一個新品種。呂碧城正是這個女性政論文學群體中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她在天津的《大公報》和秋瑾辦的《中國女報》等報刊上發表了若干政論，在當時有很大影響。……碧城政論，長於論辯，條理清晰，邏輯性強，很有折服人的力量。她在文中又常引用西方故實和西哲名言，作為論辯的理論根據，即梁啟超所說的「以歐西文思入文」，我們將此視為呂碧城散文文體革新的一個方面，稱為「女界新文體」，當不為無據。¹³

據此，郭延禮認為呂碧城乃近代女性政論散文的代表作家之一，並以「女界新文體」為之定位。本文則以「女學時論」稱之。

1. 「北洋女學界之哥倫布」

逃家的呂碧城，於 1904 年幸得天津《大公報》創辦人英斂之賞愛，擔任助理編輯¹⁴，進入報界。同年，呂碧城復經英斂之引薦，得到時任直隸總督袁世凱、天津道唐紹儀及其他仕紳襄助，創設北洋女子公學，呂碧城更出任總教習兼國文教習，後任監督，成為女教育家。直至 1912 年北洋女子公學停辦（一度停辦，後改為天津女子師範學校），呂碧城轉職任袁世凱總統府秘書。¹⁵因此，22 至 30 歲

¹³ 郭延禮：〈南社作家呂碧城的文學創作及其詩學觀——紀念南社成立一百周年〉（《文學遺產》，2010 年第 3 期，2010 年 7 月，頁 127-137），頁 132。

¹⁴ 然而，1908 年，英斂之與呂碧城關係決裂。當時，《大公報》上刊載一篇題為〈師表有虧〉的短文，批評幾位北洋女子公學的教習打扮妖艷，不中不西，有損師德。由於呂碧城性格較孤傲，性喜奢華裝扮，兼以當時女教習並不多，打扮妖艷者更少，而英斂之亦曾對自己的裝扮發過微詞，呂碧城乃以為該文刻意譏刺自己，於是在《津報》上為文反擊。英斂之在該年九月十三日日記中記載：「碧城因《大公報》白話登有「勸女教習不當妖艷招搖」一段，疑為譏彼；旋於《津報》登有駁文，強詞奪理，極為可笑。數日後復來信，洋洋千言分辯，予乃答書，亦千餘言，此後遂不來館。」，以上參考方豪〈呂碧城傳略〉，《呂碧城詩文箋注》附錄一[傳記題跋]，頁 500。

¹⁵ 此處主述呂碧城天津時期的人生履歷；其後本節(二)，將呈現 1912 年後呂碧城離開天津南下上海發展的生平履歷。

左右的呂碧城，年紀尚輕，即已身兼記者與教育家這類性別分工裡較男性化的職業角色，並進入以男性為主的公共空間中任職，時人稱之「北洋女學界之哥倫布」。藉由兩種職業身分的便利，呂碧城遂得以將她對女界革命的關懷發表於報刊。

呂碧城疾呼女界革命的散文多發表於《大公報》。女界革命最要緊的是提倡女學，以〈論提倡女學之宗旨〉(1904)為例，呂碧城直言女學之有益於國家公益的重要性：

女學之倡，其宗旨總不外普助國家之公益，激發個人之權利二端。國家之公益者，合群也；個人之權利者，獨立也。然非具獨立之氣，無以收合群之效；非藉合群之力，無以保獨立之權。¹⁶

可知，呂碧城提倡女學，既為國家(合群)，也為個體(獨立)，兩者互為表裡，其思想之開闊可見一斑。就「合群」言之：

自強之道，須以開女智興女權為根本。蓋欲強國者，必以教育人材為首務。豈知生材之權，實握乎女子之手乎？緣兒童教育之入手，必以母教為基。若女學不興，雖通國遍立學堂，如無根之木，卒鮮實效。……。由是觀之，女學之興，有協力合群之效，有強國強種之益，有助於國家，無損於男子。

¹⁷

可見呂碧城認為母教是培育人才的重要基石，女學不興，便無法強種強國。就「獨立」而言，女子亦為完全自由之身，其獨立之權不可忽視：

權者，人身運動之大機關也。無權，則身為木偶，雖有支體以資運動，然壓制之，排叱之，即不得運動；雖有耳目以資見聞，然幽閉之，不許出戶，即不得見聞；雖有精神以利思想，然不許讀書以開心智，即難發思想。是

¹⁶ 呂碧城：〈論提倡女學之宗旨〉(本文初載於1904年5月20、21日，天津《大公報》)，《呂碧城詩文箋注》卷三，頁125。

¹⁷ 呂碧城：〈論提倡女學之宗旨〉，《呂碧城詩文箋注》卷三，頁127。

天賦之形體，已不能為己有焉。¹⁸

因此女權之興，對女學之推動有絕對之功效。呂碧城的結論是「欲固其本，宜先樹個人獨立之權，然後振合群之力。」¹⁹既獨立者，必能合群。

呂碧城對女學的體認，也展現在〈教育為立國之本〉(1904)一文中。她認為中國之弱與西方之強，全在學校之盛的差別上：「凡國家欲求存立，必以興學校、隆教育為根本。」²⁰呂碧城認為教育具有強國之效，更能激發女子的自立。由此可知，呂碧城對女子教育的投入，日後於此有成，其來有自。

上述女學時論，證諸前引郭延禮以「女界新文體」稱述呂碧城的政論文成就，並未過譽。整體言之，呂碧城之政論散文確有長於論辯、條理清晰、邏輯性強的特點，其折服人的力量，不僅超越當時諸多女性同好，如秋瑾的女學專文；較諸當時諸多男性視野為主的女學論述，如梁啟超等，亦不遑多讓。

以秋瑾(曾以「碧城」為號)為例，其《中國女報》曾刊有〈創辦中國女報之草章及意旨廣告〉、〈中國女報發刊辭〉(一說此發刊詞出於呂碧城之手)、〈敬告姊妹們〉(以上皆1907年)等知名散文，旨在提倡女權。其〈敬告姊妹們〉提及辦女報的緣由：「難道我諸姊妹，真個安於牛馬奴隸的生涯，不思自拔麼？無非僻處深閨，不能知道外事，又沒有書報，足以開化智識思想的。就是有個《女學報》，只出了三、四期，就因事停止了。如今雖然有個《女子世界》，然而文法又太深了。我姊妹不懂文字又十居八九，若是粗淺的報，尚可同白話的念念；若太深了，簡直不能明白呢。所以我辦這個《中國女報》，就是有鑑於此。內中文字都是文俗並用的，以便姊妹的瀏覽，卻也就算為同胞的一片苦心了。」²¹可知，秋瑾為使一般深閨中不識之無的女性得覽天下事，選擇淺俗白話「宣講」，與前此呂碧城散文之清晰條理、邏輯性強的特點明顯不同。

再以梁啟超〈變法通義·論女學〉為例：「西方全盛之國，莫美若；東方新興

¹⁸ 呂碧城：〈論提倡女學之宗旨〉，《呂碧城詩文箋注》卷三，頁128。

¹⁹ 呂碧城：〈論提倡女學之宗旨〉，《呂碧城詩文箋注》卷三，頁129。

²⁰ 呂碧城：〈教育為立國之本〉(本文初載1904年6月18日，天津《大公報》)，《呂碧城詩文箋注》卷三，頁144。

²¹ 秋瑾：〈敬告姊妹們〉，《秋瑾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9月)，頁14。關於秋瑾的女學散文，詳參拙著〈游移的身體·重層的鏡像——由秋瑾的藝文生命觀看其身分認同問題〉(羅秀美：《從秋瑾到蔡珠兒——近現代知識女性的文學表現》，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0年1月，頁120-127)。

之國，莫日本若。男女平權之論，大倡於美，而漸行於日本。……彼西人之立國，猶未能至太平世也。……國人無男無女，皆可各執一業以自養，而無或能或不能之別。故女學與男學必相合。今之美國，殆將近之矣。是故女學最盛者，其國最強；不戰而屈人之兵，美是也。女學次盛者，其國次強，英、法、德、日本是也。女學衰，母教失，無業眾，智民少，國之所存者幸矣，印度、波斯、土耳其是也。」²²可見，梁啟超提倡女學的政論散文亦具備條理清晰、邏輯性強的特點，也符合梁啟超自己對散文革新所提出的「以歐西文思入文」的要求。證諸呂碧城的政論散文，確乎已有相當程度達到梁啟超所謂文體革新的表現了。是以，郭延禮推崇呂碧城之女性政論文，並以「女界新文體」稱之，確乎洞見。

值得注意的是，梁啟超與呂碧城皆以傳統的文言文書寫最時新的女學／女權議題，此由於晚清知識份子皆出身傳統國學涵養，文言文向來是他們擅用的文體。當時雖已倡導白話文，但知識份子的書寫習慣仍以文言文為主，尤其是論述；白話多運用於啟蒙一般大眾。因此，與呂碧城一樣傳統國學出身的知識份子，仍大多以其熟習的文言文，書寫他們對西學／新學的見解。²³

2. 德、智、體育兼備的女學內涵，體育尤具健康美

擔任北洋女子公學教習的歷練，更讓呂碧城得以將理念付諸實行。她在〈興女學議〉(1906)裡闡述辦學宗旨：

吾國女子之教育為驅策服役而設，小之起於威儀容止，大之極於心身性命，充其量之所極，不過由個人而進為家族主義，絕無對群體之觀念，故其所及也狹。歐美女子之教育，為生存競爭而設，凡一切道德知識，無不使與男子受同等之學業。故其思想之發達，亦與男子齊驅競進，是由個人主義而進為國家主義，故其所及也廣。……故以為今日女子之教育，必授以世

²² 梁啟超：〈變法通義·論女學〉，《欽冰室文集》第一冊，(臺北：中華書局，1960年)，頁43。

²³ 當時，即使是鼓吹使用白話文的議論文，仍使用文言文書寫，如1898年裘廷梁發表於《蘇報》的〈論白話為維新之本〉，即以文言文書寫。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前，白話多用於啟蒙大眾，文言則以保存國粹為主，逐漸形成功能分殊的現象。進一步可參考拙著《近代白話書寫現象研究》(中央大學中文所博士論文，2004年1月。修改後，於2005年3月由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出版。)

界普通知識，使對於家不失為完全之個人，對於國不失為完全之國民也。²⁴

可知，呂碧城興辦女學，務使女子與男子受同等教育，得與男子並駕齊驅；因此，授其世界普通知識，使成器量宏大的女子，乃為要務。

接著，呂碧城闡述「德育」、「智育」與「體育」三方面課程內涵。「德育」指的是修身、文學、哲學、歷史傳記、音樂、詩歌等學科²⁵。「智育」，一指「普通學」，包括算數、理科、美術、地理、方言，二是「實業」，指的是專門的工商知識²⁶。「體育」學科有二，一是「衛生」，含飲食與精神之衛生；二是「體操」²⁷。以上諸學科的終極目標，以養成女子之知識及身心健康為目標，以便培養有獨立性質的現代女性。

其中，「體操」課程與近代反女性纏足運動有關，在普遍救亡圖存的呼聲中，強國必先強種的概念導引著女子體育課程的發展。具備健康美的女性，不僅具有男女平權的意義，也將體育運動由專屬男性的活動，拆散其性別編碼並重組為女性也能參與的活動。同時也呈現了近代社會力量與局勢移轉中的各種期望，亦即對女性健康美之期待，以便她們能夠報效父權國家，培育優秀的下一代。²⁸呂碧城對女子「體操」課的期待亦然：

吾國閨秀……若與彼白色人種挺胸直幹相較，無不自慚形穢，豈昔所謂女德中之婦容者，必須此文弱之態歟？今欲矯正其體態，則非體操不為功。體操者，矯正其體態，使之活潑健全也。……。歐美體操，多先由醫師驗其體格，查其年齒，分類編列，以適宜者教之。吾國女學初學體操，正宜仿此，不得為過激之運動而轉以致傷也。美國女子有習兵操者，上海某女

²⁴ 呂碧城：〈興女學議〉（本文初載 1906 年 1 月 25 至 28 日、2 月 1 至 5 日，天津《大公報》），《呂碧城詩文箋注》卷三，頁 147。

²⁵ 呂碧城：〈興女學議〉，《呂碧城詩文箋注》卷三，頁 154。

²⁶ 呂碧城：〈興女學議〉，《呂碧城詩文箋注》卷三，頁 156-159。

²⁷ 呂碧城：〈興女學議〉，《呂碧城詩文箋注》卷三，頁 160-161。

²⁸ 參考王志弘：《性別化流動的政治與詩學》（臺北：田園城市文化公司，2000 年 5 月）「第四章 流動的詩學——性別再現的文化政治」，頁 116-117。游鑑明：〈近代中國女子體育觀初探〉，鮑家麟編：《中國婦女史論集·五集》（臺北：稻鄉出版社，2001 年 7 月），頁 257-304。

校亦曾效之，雖取尚武之精神而究為躡等。²⁹

由此可知，呂碧城心目中的體操課程，在於矯正傳統女德中文弱之婦容，使其健康活潑，進而成為合群而守公德的好國民，因此體操不宜過激。是以，呂碧城對於當時流行的女子體操率皆教授兵式體操甚不以為然，認為此舉稍嫌超過。³⁰然而近代女子體育課程，最終仍是延續了傳統女性傳宗接代的性別編碼功能，即使孤高自標的呂碧城亦曾自言：「女子為國民之母，對國家有傳種改良之義務。」³¹可見女子體育最初發展時所秉持的男女平權概念，仍舊被收編／淹沒在復興國族命脈的政治論述中了。

然而，理想如此，實際能結業的女學生並不多，呂碧城自述：「七學期間培植成材者，僅有十人」³²，中途輟學者眾。雖如此，並無礙其教育家的表現。呂碧城〈敬告中國女同胞〉、〈興女權貴有堅忍之志〉亦同樣闡發了女學之必要。無論如何，藉由這些發表於《大公報》的女學時論，不難看出呂碧城身為報界女記者的前瞻性，這使她面對切身的女子教育問題，能夠富於開闊的氣象。

自 1904 至 1912 年止，除了女記者，做為女教育家正是年輕呂碧城最重要的職場身分。1920 年冬，已 38 歲的呂碧城自己也成為女留／遊學生(旁聽生)，遠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習美術³³，直至 1922 年回國。這項因就學而遠赴海外的移動，不僅已跳脫傳統閨閣女子限於家內空間的閉鎖狀態，更大大超前當時大部分男性所能達到的求知範圍。³⁴

1926 年後，已年逾四旬的她撰述〈女界近況雜談〉，可見這是她一生很重要

²⁹ 呂碧城：〈興女學議〉，《呂碧城詩文箋注》卷三，頁 160-161。

³⁰ 早期體育課皆稱「體操」，女子體操基本教導三種內容：普通體操、兵式體操和遊戲。不少學校教授兵式體操，女學校可酌減內容，但尚武精神仍滲透到女子體操課裡。參考游鑑明：《近代中國女子的運動圖像—1937 年前的歷史照片和漫畫》「第二章 學校的女子體育活動」（臺北：博雅書屋，2008 年 8 月），頁 20。

³¹ 呂碧城：〈興女學議〉，《呂碧城詩文箋注》卷三，頁 159。

³² 呂碧城：〈北洋女子公學同學錄序〉（初載時間不詳，推測應在 1911 年之後），《呂碧城詩文箋注》卷三，頁 207。

³³ 一說呂碧城於 1918 年出國赴美(凌樺民《歐美之光·序》)，一說 1920 年冬(李保民：〈呂碧城年譜〉，《呂碧城詞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 6 月)，頁 578。今從後者，以 1920 年為準。

³⁴ 參看王志弘：《性別化流動的政治與詩學》「第三章 流動的政治經濟學——移動能力與性別權利關係」，頁 63-65。

的關懷所在。同時她也曾在〈予之宗教觀〉追憶當年因興辦女學而未與秋瑾同渡日本的因緣³⁵，兩位晚清的新女性，見解雖同，作法不一，秋瑾出國為女學效命，呂碧城則留在國內繼續在報刊撰述女學時論。呂碧城之參與報界為女記者兼教育家，與同樣辦報、辦女學的秋瑾一樣，她們所從事的新穎工作，皆具有模糊性別分工之意涵在內³⁶，這也是晚清閨閣向現代新女性轉型的重要一頁。

簡言之，逃家而無家的呂碧城，最終在報刊與女學堂裡找到自己的「家」。同時，也在職場中掙脫刻板的性別劃分概念，盡情施展其多樣性的才華。

(二) 奢華之後的反撥：為護生戒殺與蔬食因緣奔走的佛教徒

1912年民國肇建後，呂碧城曾短暫為袁世凱公府秘書。之後，於1915年辭職，南下上海寓居，並兼任上海《時報》特約記者。其後，因緣際會經商致富，又成為一名跨越職場性別藩籬的女商人。1918年，呂碧城離開上海，遠赴美國留學，其後甚且悠遊歐美各國。自此，經濟不虞匱乏的呂碧城，已非當年逃離舅家、一無依傍的女子，更奠下往後留美乃至漫遊歐美所需之資。是以，自1904年進入報界至1918年離開上海，十餘年間，呂碧城(21歲至35歲)以其才華風采，成為各界名流爭相追慕的對象，也成就了其得以兼跨報界、教育、政界、商界等多重職業角色及豐厚人脈的身分。

經商有成後，呂碧城不再受限於經濟問題，豪華度日。其奢華或可由1921年〈紐約病中七日記〉一窺究竟。文中述及她在紐約的世界第一豪華飯店裡養病，一住七日；且病中仍得與紐約的上流社會人士交際。經常與她一起跳舞的湯姆便認為她是富豪，呂碧城回以「我是經濟獨立的，不靠別人為生活。」³⁷，其《歐美之光》(1930)亦云：「予昔年寓紐約 Hotel Pennsylvania，乃世界最大之旅館，廣廳坐客盈千。」³⁸證諸實際生活可知，呂碧城抵美，「住紐約住最豪華之旅舍；外

³⁵ 呂碧城：〈予之宗教觀〉，《呂碧城詩文箋注》卷四《歐美漫遊錄》(又名《鴻雪因緣》)，頁481。

³⁶ 徐苔玲、王志弘合譯：《性別、認同與地方—女性主義地理學概說》第五章「工作/工作場所」所述，頁167-199。

³⁷ 呂碧城：〈紐約病中七日記〉(作於1921年夏秋之際，連載於1923年3至4月上海出版的《半月》雜誌(周瘦鵬主編)第二卷第十二號至第十五號)，《呂碧城詩文箋注》卷三，頁222。

³⁸ 呂碧城譯〈動物之福音〉文後附記，《歐美之光》(1932年6月上海開明書店初刊；新竹：獅頭山無量壽長期放生會，1964年7月)，頁103。

國旅客，往往留數日即有難色，女士則寄居六月以上；乃盡交彼邦名媛命婦，一日數宴，而衣不一式，其揮霍又如此。」³⁹可見其經濟不虞匱乏，方能悠閒漫遊歐美。

此外，方豪〈呂碧城傳略〉也提及呂碧城在民國初年赴上海後，即因與西商交易，所獲頗豐，遂為西商所忌，乃潛心佛學，以求解脫。⁴⁰由此可見，呂碧城之為解脫痛苦而學佛，與她致富後的豪奢生活有關。此為其學佛可能之一說。

然而，呂碧城之學佛，據其〈蓮邦之路〉(1939)所載，純為一獨特機遇：

約十載前，予寓英京倫敦，常往使署，與其秘書孫君夫婦等作樗蒲之戲(俗名噪麻雀)。某日，孫夫人檢得印光法師之傳單，及聶雲台君之佛小冊，作鄙夷之色曰：「當這時代，誰還要這東西！」予立應聲曰：「我要。」遂取而藏之，遵印光法師之教，每晨持誦彌尊聖號十聲，即所謂十念法。此為學佛之始。遇佛法於海外，已屬難事，況此種華文刊品，何得流入英倫，迄今猶以為異。然儻不遇者，恐終身不皈大法，險哉！⁴¹

可知，呂碧城之學佛純因巧遇，其亦自認「似有定數存焉」⁴²，由此或可推知呂碧城之學佛，由參與博戲進而逆轉至學佛道路上，似有繁華落盡見真淳的大反差。此其學佛之始的第二說。

簡言之，呂碧城之學佛機緣，方豪〈呂碧城傳略〉與呂碧城〈蓮邦之路〉說法不一。亦有另一說，民初呂碧城於北京見過天台宗高僧諦聞，頓悟佛法。⁴³然而，無論其學佛因緣為何，此後，呂碧城便以佛教徒的身分，為護生與蔬食運動而奔走。

³⁹ 方豪：〈呂碧城傳略〉，《呂碧城詩文箋注》[附錄一]傳記題跋，頁501。

⁴⁰ 方豪：〈呂碧城傳略〉，《呂碧城詩文箋注》[附錄一]傳記題跋，頁501。

⁴¹ 呂碧城：〈蓮邦之路〉，《香光小錄》(1939年)。文本難尋，轉引自李又寧〈序：呂碧城是怎樣開始信佛的〉，呂碧城：《觀無量壽佛經釋論》(臺北：天華出版社，1979年11月)，頁2-3。

⁴² 轉引李又寧〈序：呂碧城是怎樣開始信佛的〉，呂碧城：《觀無量壽佛經釋論》，頁3。

⁴³ 此呂碧城學佛之第三說，感謝匿名審察委員的指正以及提供寶貴資料。

1. 護生戒殺觀念為普世的文明價值

護生戒殺觀念至今已成普世的文明價值，呂碧城卻早於 1920 年代便已關注於此，可見其引領潮流之功。

以〈謀創中國保護動物會之緣起〉(約 1928 年間)為例，呂碧城見歐美各地皆有禁止虐待牲畜的保護動物會等組織，乃亟思中國也該設置類似機構：

予今謀創之會，則更進一步，以禁止虐待及鼓吹戒殺同時並行，倡言無諱，為根本之挽救。……惟以佛教集戒殺之大成，闡文明之真義，心實服膺。……禽獸天賦缺憾，無力自救，而釋迦牟尼悲之。予內省良知，遠契諸先覺微旨，為彼喑啞無告之動物呼籲。……善哉！英國禁止虐待牲畜會之宣言，謂欲造成公眾之新觀念 (to create a new public opinion)。⁴⁴

可知呂碧城創會的積極目的在推廣「護生戒殺」觀念，以慈悲心為無法言說的動物代言，以便創造公眾的新觀念。

此外，她也在〈歐美之光自序〉(1930)提出類似看法：「吾國護生愛物之旨，濫觴最早，迭見經傳，此固文明之極詣，大同之歸宿，終遍圓輿，無間蠻陌，矧學術孟晉之歐美乎？海通以來。士風丕變，競乞鄰醢，弁髦國粹。凡茹素之說，輒鄙為迂腐，不值時賢之一笑。庸知其為仁術，正歐美所殫精竭慮，為嶄然有綱目之大舉進行。」⁴⁵可見中國向有護生愛物之旨，然而近世以來因過度媚外，反以茹素為迂腐；反而歐美各國對於中國的護生概念高度關懷。是以，呂碧城以其身為佛教徒的慈悲，本於一切眾生平等的觀念，突出佛教「戒殺」之旨，以推展保護動物會。

此外，呂碧城尚有〈致倫敦禁止虐待牲畜會函〉(1928 年 12 月 11 日)與〈致美國芝加哥屠生公會函〉(1928 年 12 月 21 日)等文。其後，1929 年 5 月呂碧城接受國際保護動物會之邀，赴奧京維也納演講，〈赴維也納瑣記〉⁴⁶一文即記載甚詳。

⁴⁴ 呂碧城：〈謀創中國保護動物會之緣起〉(著作年代不詳，據推測或為 1928 年間；原收錄於《歐美之光》)，《呂碧城詩文箋注》卷三，頁 238-239。

⁴⁵ 呂碧城：〈歐美之光自序〉(作於 1930 年 9 月，時居瑞士；原收錄於《歐美之光》)，《呂碧城詩文箋注》卷三，頁 289。

⁴⁶ 呂碧城：〈赴維也納瑣記〉(作於 1929 年 5 月；原收錄於《歐美之光》)，《呂碧城詩文箋注》卷三，頁 289。

由此可見，呂碧城對護生運動的積極付出。

2. 自甘蔬食的大慈悲

呂碧城曾於〈海外蔬食談〉(1931)提及茹素的心得：「客冬於日內瓦赴美國人午宴，(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完全蔬食，因念既符仁恕戒殺之旨，而又適口。」⁴⁷她也在〈赴維也納瑣記〉中述及日日就餐於素菜館，剛斷肉食五個月⁴⁸。1938年，她自述「自甘蔬果，從不思食腥羶，絕無所苦。君等盍試之，於經濟道德皆大有裨益，尤為學佛人之根本要義。蓋佛以大慈悲為心，若殺生食肉，則與佛心相反也。」⁴⁹可見呂碧城認為茹素於經濟道德大有幫助，也是身為佛教徒本應有的慈悲心懷。

在〈醫生殺貓案〉裡，呂碧城述及食用蔬食的爭議，提出她的獨到看法：

歐美亦有所謂 Vegetarian，即蔬食之人，而饕餮者飾詞詆之。前見西報有投函論蔬食者之殘忍，謂草木亦為生物，何忍相殺？此等佞詞曲解，宣尼所謂誣遁淫邪，應予明辨者也。夫仁恕之道，由近及遠，前既言之矣。草木非血肉之軀，與人類氣稟迥殊，雖應愛惜，衡其親疏遠近，自應食植物以代動物，猶文明民族食獸肉以代人肉，其義甚明。且天生吾人本非食肉之體質，試觀貓犬尖牙而食肉，牛馬方齒而食草。吾人未生獠牙，奈何食肉？只以人類多智，異想反常，鬻割而烹飪之，違其本質，以致疾病叢生，損減年壽，此伍廷芳氏有「蔬食可活二百年」之說也。⁵⁰

西報以草木與動物皆為生物，人類食用草木亦顯殘忍，因而不贊同茹素。然呂碧城認為草木非血肉之軀，雖與動物一般應當為人所愛惜；但人之愛有親疏遠近之別，與動物關係較近，故無食動物之理；與蔬食關係較遠，必食蔬食較顯文明，

⁴⁷ 呂碧城：〈海外蔬食談〉，《歐美之光》，頁 121。

⁴⁸ 呂碧城：〈赴維也納瑣記〉，《呂碧城詩文箋注》卷四《歐美漫遊錄》(又名《鴻雪因緣》)，頁 491。

⁴⁹ 呂碧城：〈致龍榆生書一其四〉(本文作於 1938 年 11 月 16 日，時居瑞士)，《呂碧城詩文箋注》卷三，頁 329-330。

⁵⁰ 呂碧城：〈醫生殺貓案〉，《呂碧城詩文箋注》卷四《歐美漫遊錄》(又名《鴻雪因緣》)，頁 449。

且可延年益壽。是以，呂碧城極力申說茹素之益處，其實仍是前述護生概念之延伸。

3. 護生戒殺與毛皮時尚的頹頹

呂碧城是喜愛華服的女子，投入護生戒殺與茹素，對於毛皮時尚的喜好似未曾稍減，但仍有一定的自覺。如〈赴維也納瑣記〉(1929)裡呂碧城述及當時有婦女穿戴貂狐皮衣者，被演說家諷戒而不敢反唇，呂碧城自述：「予有豹皮領袖之大衣，乃昔年所購，每赴會則置而不御，蓋早料及。」⁵¹可見，呂碧城亦有毛皮大衣，但她顯然對於護生與時尚的衝突具有一定敏感度，懂得適時將華服擱置，免遭爭議。其後，她也在翻譯〈動物之福音〉文後附記自己曾於紐約購買動物皮毛大衣之事，自述當時因未有護生概念而未注意製造經過之慘酷，可見護生宣傳之必要性；乃藉此機會奉勸大眾已有之絲皮衣服不必拋棄，但勿再購買。⁵²另一篇呂碧城翻譯的〈女界須知〉則亦指出女士穿戴動物皮毛大衣的不仁道行為，並有獎勵殺生之嫌，奉勸大眾勿再使用皮貨，亦勸戒他人勿用。⁵³可見，呂碧城在接觸護生戒殺運動後對皮毛時尚的態度，已有了明顯的轉變。

然而，呂碧城注重護生戒殺的同時，似並未曾稍改其對華服之喜愛。她曾述及接受國際保護動物會之邀演說，特別裝扮：「予戴珠抹額，著拼金孔雀大衣，皆中國物也。」⁵⁴可見呂碧城極重視裝扮。其後，她也特別注意報紙如何登載自己演說時的華服，並特別轉錄之：「會中最有興味、聳人視聽之事，為中國呂女士之現身講臺(演詞另錄)，其所著之中國繡服喬皇矜麗，尤為群眾目光集注之點。」⁵⁵據現存照片可知，呂碧城當時穿著飾有孔雀羽的華服，確屬特出。可見在國際場合宣揚護生的呂碧城，極注重華美奪目的裝扮。

其實，呂碧城之以華服登場，或與為國爭光之榮譽感有關，如〈續篇 獨遊之辦法與體驗〉裡，呂碧城曾提及：「瑞士通用法語，凡局面較優之所，如旅館、輪

⁵¹ 呂碧城：〈赴維也納瑣記〉，《呂碧城詩文箋注》卷四《歐美漫遊錄》(又名《鴻雪因緣》)，頁 485。

⁵² 呂碧城譯〈動物之福音〉文後附記，《歐美之光》，頁 102。

⁵³ 呂碧城譯：〈女界須知〉，《歐美之光》，頁 103-104。

⁵⁴ 呂碧城：〈赴維也納瑣記〉，《呂碧城詩文箋注》卷四《歐美漫遊錄》(又名《鴻雪因緣》)，頁 485。

⁵⁵ 呂碧城：〈赴維也納瑣記〉，《呂碧城詩文箋注》卷四《歐美漫遊錄》(又名《鴻雪因緣》)，頁 490。

船等，晚餐多御禮服。不可草率貽羞公眾場所間。有不修邊幅、不慎儀表者，應鑑戒而弗效尤，不惟須合本人之身分，亦以保持大國之風度。」⁵⁶可見漫遊多國，使她對於裝扮與場合的關係極為重視。

無論如何，毛皮大衣這項「豪奢」的時尚品味，不止代表了呂碧城對女性時尚的充分認同；也看到她在護生戒殺與穿著毛皮大衣之間的頹頹。

綜言之，呂碧城人生圖景的流動，自專業女記者與教育家、女秘書、女商人，乃至成為佛教徒，並為護生而積極奔走。其人生之各式流動履歷極其多樣，但積極入世的關懷並無二致，都是由確立自身的主體性出發的。是以，黃嫣梨認為：

呂碧城一生沒有參加任何革命組織。基本上，她不是一個衝鋒陷陣的革命英烈，她的文字和活動，始終未脫「名媛」的派頭。但她是一位女權運動的先驅，一位具有獨立革新精神的新中國女性，則無庸置疑。綜觀她的一生，她一貫地表現了新女性的獨立人格，她從未結婚，把一生精力貢獻於興辦學校、新聞事業、研習西方文化及弘揚佛教的愛心上。碧城又十分關心動物的保護，積極鼓吹戒殺護生。遇有國際性提倡保護動物的會議，她必定鼎力支持，可見她的愛心，廣及動物；而對社會福利的參與，也是全面性的，今日的環保與動物保護運動者也必引碧城為先路者矣。⁵⁷

可知，呂碧城以「名媛」派頭，展現「新女性」的獨立人格，不僅任職於公共空間，尤其意義的是她澤及動物的護生事業，足為後人先驅。

簡言之，呂碧城自離家後，便以無家姿態遊走於各種空間；做為一名出門在外的近代新女性，呂碧城大幅度流動的履歷，皆可圈可點。倔強的呂碧城，年逾四十之際曾自言：「予之激成自立以迄今日者，皆舅氏一罵之功也。」⁵⁸可見她對於當年逃家，以至有後來(今日)的成就，相當自負。

⁵⁶ 呂碧城：〈續編 獨遊之辦法與體驗〉，《呂碧城詩文箋注》卷四《歐美漫遊錄》(又名《鴻雪因緣》)，頁 372。

⁵⁷ 黃嫣梨：〈從徐燦到呂碧城—清代婦女思想與地位的轉變〉，《妝臺與妝臺以外—中國婦女史研究論集》，頁 119。

⁵⁸ 呂碧城：〈予之宗教觀〉，《呂碧城詩文箋注》卷四《歐美漫遊錄》(又名《鴻雪因緣》)，頁 480。

三、流動的主體・單飛的女人： 悠／幽遊於虛實空間的體驗

呂碧城自逃家開始，便註定終生游移於各種空間，尋求「家」的歸屬。因此，一生幾乎都在移動的呂碧城，其主體往往流動於不同空間，既漫遊於不同國度，也出入夢境／靈異的邊緣。此兩者移動，都是與「身體」有關的「體」驗。前者是在實際的空間裡以身體移動的女性自助旅行；後者是在虛幻的空間裡、任意識流轉的超現實體驗。其人移動於虛實空間中的不同體認與反思，在在展現其無限寬廣的生命之可能。

進而言之，前者移動於現實空間所記錄的文本，即「遊記」。傳統閨閣女子多被限制於家內，缺乏旅遊所需的移動能力；近代開始有女子走出閨房，並付諸遊記書寫，其女性主體方得以被樹立。而女性遊記中的見聞感懷，往往跳脫傳統記遊詩詞的習套(如觸景懷古兼寓己懷)，更能彰顯新時代女性的主體性與自我身分的認同。而呂碧城的遊記便值得特別重視：「呂碧城的遊記很有特色，成就亦高，在近現代女性文學史上應占有重要的地位；但碧城向以詞人著稱，詩詞創作的成就，遮蔽了她對游記文學的貢獻，這是應予指出並希望引起文學史家關注的。」⁵⁹可見透過其遊記以掘發其空間移動的經驗及透顯的女性主體意識，顯然極有意義。

此外，呂碧城幽遊於夢境與靈異的書寫，並非傳統筆記文學的怪力亂神，而是一顆敏感的文學心靈對深層的潛意識感到特別的興趣，亦值得探究。

(一) 悠遊於異國空間的獨遊與定居

呂碧城自 1920 至 1922 年遊學美國，短暫回滬後，44 歲的呂碧城復自 1926 至 1927 年間漫游歐美，以「鴻雪因緣」為題寫下旅遊見聞，刊於《順天時報》及周瘦鵬《半月》、《紫羅蘭》雜誌等，後結集為《歐美漫遊錄》(又名《鴻雪因緣》)。其後，呂碧城甚至於 1927 年開始定居於瑞士日內瓦湖畔蒙特魯(Mountrex)，至 1933 年冬回上海止。1935 年，赴香港購屋定居⁶⁰，至 1943 年卒於香港東蓮覺苑，終年

⁵⁹ 郭延禮：〈南社作家呂碧城的文學創作及其詩學觀——紀念南社成立一百周年〉，頁 133。

⁶⁰ 一說謂其民國二十九年(1940)始寄居香港(張次溪〈嗚呼呂碧城女士〉，《呂碧城詩文箋注》[附錄三]輓辭悼文，頁 516)，其實，1935(民國廿四年)，呂碧城即在香港購屋居住(陸丹林〈記呂碧城女士〉謂其《呂碧城詩文箋注》[附錄一]傳記題跋，頁 494-495)；李保民〈呂碧城年譜〉亦持此說(《呂碧城詞箋注》，頁 587)。以後者所言 1935 年為是。

61 歲。其中，1938 年 3 月至 1940 年秋天，呂碧城曾重返瑞士。簡言之，呂碧城 38 歲自上海出國後至 61 歲卒於香港，其間遍歷諸國，並曾定居瑞士，這是她一生裡大幅度跨越異國空間的重要階段。

中年以後呂碧城所從事的空間移動，亦即自助旅行(乃至獨身定居)，這種「遠離自身與本國的海外旅行，尤其是自助或半自助旅行，最能夠彰顯女人移動能力的提升，鬆動性別權利關係的效果。」⁶¹可見自助旅行特能彰顯女性獨立自主的形象，所以「自助旅行是展現女性經濟自主能力和晚婚趨勢的重大移動事件，並提高了的移動能力確認了女性在公共空間的現身。」⁶²是以，自助旅行對女性的意義特別重大。易言之，自助旅行之於呂碧城，既是她不虞匱乏的經濟能力的展示，也是她獨身享有充分自由的一種表現。因此，幾乎一生都在路上的呂碧城，大多將自己暴露於公共空間裡，既觀看也被觀看。

然而，與一般民初女子不同的是，她不只自助獨遊，更有定點定居（瑞士）的事實。此外，她之所以能夠於異國獨遊與定居，尚需仰賴她非凡的移動能力。

1. 公共空間的性別藩籬：女性獨遊/啞旅行的敵意/挑戰

終生未婚⁶³的呂碧城是一位單飛獨遊的女子，《歐美漫遊錄》小序即說明：「予此行隻身重洋」⁶⁴；她也在〈雪山〉裡提及獨遊之趣：「是日，遊人甚眾，予亦於無意中得伴侶，惟轉多周旋，不若獨遊默賞之安逸。」⁶⁵可見，呂碧城之喜於獨遊之趣。〈續篇 獨遊之辦法與經驗〉則是提供獨遊經驗給志同道合者參考：「以經歷所得，為隻身遠游且不諳方言者之向導」⁶⁶，凡此皆可見呂碧城之樂於單身獨

⁶¹ 王志弘：《性別化流動的政治與詩學》「第三章 流動的政治經濟學——移動能力與性別權利關係」，頁 78。

⁶² 王志弘：《性別化流動的政治與詩學》「第三章 流動的政治經濟學——移動能力與性別權利關係」，頁 82。

⁶³ 呂碧城從未結婚，終生獨身，悖離當時大多數女性的共同生命基調。此一叛離傳統的姿態，使她得以自由地游走於各個國度，自成一特立獨行的形象。其不婚的原因，多數以為她早年被退婚的經驗以及〈予之宗教觀〉所述之占卜結果。進一步可參考游鑾明：〈千山我獨行？——二十世紀前半期中國有關女性獨身的言論〉（李貞德、梁其姿主編《婦女與社會》，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 年 4 月）。

⁶⁴ 呂碧城：《歐美漫遊錄》（又名《鴻雪因緣》）小序，《呂碧城詩文箋注》卷四《歐美漫遊錄》（又名《鴻雪因緣》），頁 355。

⁶⁵ 呂碧城：〈雪山〉，《呂碧城詩文箋注》卷四，頁 399。

⁶⁶ 呂碧城：〈續篇 獨遊之辦法與經驗〉，《呂碧城詩文箋注》卷四《歐美漫遊錄》（又名《鴻雪因緣》），頁 369。

遊，且極平常。

獨身自助旅行，往往需要相當的語言能力，以應付移動之所需。尤其是漫遊歐美所需的語言，不止英文，還有法、德、義諸語言的考驗。呂碧城雖嫻於英文，畢竟於其他語言僅能略知一二，但仍隻身勇闖天涯，其膽識可見一斑。在〈續篇 獨遊之辦法與經驗〉裡，呂碧城即自認不諳法語，此行有如「啞旅行」：「蓋不諳法語，幾如聾聵，……故第一計畫即學法語。詎習未匝月，愈進愈艱，臨渴掘井，時不我與，乃慨然拋棄，為啞旅行之嘗試，或轉得奇趣。」⁶⁷由此可知，呂碧城未因語言不通而率爾放棄獨遊天涯之樂。她也提及在瑞士旅館操不完全法語仍能溝通：「予操不完全之法語，竟能達意，可知習一言即有一用。」⁶⁸在〈義人之親善〉裡，呂碧城以義人不諳英語，亦不解法語，只得以紙片畫圖始解其意，以說明歐洲之旅「作手勢以代言語，其用較廣，真所謂啞旅行也。」⁶⁹然而，啞旅行雖可得奇趣，但也使她嘗到苦果，呂碧城在〈斯特瑞撒 密蘭〉即述及前往密蘭(米蘭)時，曾因不諳義語而陷入幾無旅館可宿之窘境。⁷⁰可見不諳(熟)各國語言，對於獨遊女子而言，雖有奇趣，其風險亦相對提高。

進而言之，獨身女性置身於國內外各個不同的公共空間裡旅行，必遭遇由男性所建構的社會空間的異樣眼光，或者不懷好意。此因旅遊探險活動自古便是隸屬男性的活動，而女性多以室內的靜態活動為主要的休閒內容。因此，旅遊活動的環境，普遍皆是男性支配且以男性價值和需要為主軸的空間，意即「男性化的旅遊空間；女人在男性佔優勢的公共世界裡，是作為一個『異類』而存在，因而有種種的不便、約束、敵意，以及安全顧慮。」⁷¹同時也有所謂「男性化的旅遊觀點；例如各旅遊景點、紀念物等多是男性歷史的記錄，以及由男性解釋的歷史，而缺乏女性的事蹟和觀點。」⁷²甚至限制女性進入某些景點或空間。是以，旅遊

⁶⁷ 呂碧城：〈續篇 獨遊之辦法與經驗〉，《呂碧城詩文箋注》卷四《歐美漫遊錄》(又名《鴻雪因緣》)，頁 369。

⁶⁸ 呂碧城：〈續篇 獨遊之辦法與經驗〉，《呂碧城詩文箋注》卷四《歐美漫遊錄》(又名《鴻雪因緣》)，頁 371-372。

⁶⁹ 呂碧城：〈義人之親善〉，《呂碧城詩文箋注》卷四《歐美漫遊錄》(又名《鴻雪因緣》)，頁 378。

⁷⁰ 呂碧城：〈斯特瑞撒 密蘭〉，《呂碧城詩文箋注》卷四《歐美漫遊錄》(又名《鴻雪因緣》)，頁 374-376。

⁷¹ 王志弘：《性別化流動的政治與詩學》「第三章 流動的政治經濟學——移動能力與性別權利關係」，頁 81。

⁷² 王志弘：《性別化流動的政治與詩學》「第三章 流動的政治經濟學——移動能力與性別

空間所展現的性別藩籬及規範所在多有，尤其父權價值規範對單身獨遊的女子，更是充斥負面的限制與批評：

女性被框限在家庭、家務和相夫教子的傳統角色裡，單身旅遊者被視為違背傳統「好女人」的形象，甚而受到指責；此外，旅遊所附帶的休閒意涵，有時也會被賦予奢侈、不務正業和不負擔家庭責任的負面標籤。但是，這種限制與自助旅行的解放潛能，正好相互碰撞，而激引出性別意識的火花，或許因而爆裂出對抗與轉變既有性別權利關係的能量。⁷³

可知單身自助旅行的女性，在男性化的旅遊空間裡，往往形同「異類」，且大多得面對敵意與安全顧慮。再者，在父權規範的框限下，單身遠遊的女性往往被視為不務正業的「壞女人」，而呂碧城所展示的奢華休閒姿態，更引人側目。可見其單身自助旅行，全然顛覆一般性別分工概念下對女性生涯的期待視野。

是以，呂碧城遊記裡可見她在旅途中所遭遇的不懷好意，如〈建尼瓦湖之蕩舟〉提及一操英語之少年主動邀約泛舟，事後呂碧城卻自認此舉謬妄，不值讀者效法：「蓋予為孤客，不惟人地生疏，且不諳方言，不善搖槳，乃隨陌路之人捨陸登舟以去，不啻以生命付彼掌握，其不遇險者倖耳。」⁷⁴〈義人之親善〉裡，呂碧城搭火車往佛勞蘭斯(佛羅倫斯)，同車陌生人分享食物，勉強食取少許，蓋擔心暗置悶藥被盜財物⁷⁵。在〈中途回巴黎車中瑣事〉則述及同車廂外籍女子於坐中食用自備食物，以致油污狼籍，呂碧城乃吸煙反制，最終「戰勝」對方⁷⁶。凡此皆可見女子獨遊搭火車之可能危險與各種挑戰。

此外，〈古城〉裡，呂碧城也述及龐貝古城對性別所施行的差別待遇：「惟有

權利關係」，頁 82。

⁷³ 王志弘：《性別化流動的政治與詩學》「第三章 流動的政治經濟學——移動能力與性別權利關係」，頁 82。

⁷⁴ 呂碧城：〈建尼瓦湖之蕩舟〉，《呂碧城詩文箋注》卷四《歐美漫遊錄》(又名《鴻雪因緣》)，頁 396。

⁷⁵ 呂碧城：〈義人之親善〉，《呂碧城詩文箋注》卷四《歐美漫遊錄》(又名《鴻雪因緣》)，頁 377。

⁷⁶ 呂碧城：〈中途回巴黎車中瑣事〉，《呂碧城詩文箋注》卷四《歐美漫遊錄》(又名《鴻雪因緣》)，頁 391-392。

一處，據云不許婦女參觀，同遊者只二客及予共三人而已。」⁷⁷然不知何故，呂碧城仍得以遊觀。凡此種種，皆為單身女性獨遊必得面對的不安與恐懼等不利狀況。

簡言之，單身獨遊的女性行走於公共空間，大多面臨性別規範下的不便與限制。但是，這也激發了對抗與轉變既有性別權利關係的能量，女性終究得以參與男性建構的公共空間並悠遊自在。

2. 異國空間裡的日常生活：女性獨身「定居」瑞士日內瓦湖畔的體驗

呂碧城不只獨身自助旅行，更有甚者，她曾於 1927 至 1933 年間隻身定居瑞士日內瓦湖(呂碧城譯作「建尼瓦湖」)畔蒙特魯市(Montreux；呂譯作「芒特儒」)。此一長時間的旅居經驗，已有「定居」意味。旅居乃至定居異國空間某一地的經驗，對於呂碧城而言，顯然與單純旅人身份所進行的自助旅行，有著很不一樣的心態及視野。

集中多篇涉及呂碧城與瑞士日內瓦湖畔的聯結，起初只是旅人，後來才是「定居者」⁷⁸。尤其是呂碧城後來長時間定居的蒙特魯與她之間的互動，特能產生親切的空間認同感。1927 年 4 月 20 日，呂碧城由法國巴黎往訪瑞士蒙特魯，〈續篇獨遊之辦法與經驗〉，文中述及其投宿之瑞士旅館精潔甚於巴黎，及入餐堂用膳之事⁷⁹。〈芒特儒之風景〉即述及呂碧城於蒙特魯的見聞，其所居旅館正位於湖畔，但見美妙的湖光山色；文末提及未登阿爾卑斯山，「勾留三日而去」⁸⁰，轉赴義大利米蘭等地遊覽，再轉回巴黎。簡言之，初遊蒙特魯的呂碧城，對此陌生異地興發美好他者的感受。

是年 5 月下旬，呂碧城由巴黎再赴瑞士日內瓦湖西岸之日內瓦，〈建尼瓦〉即述及呂碧城前往日內瓦遊覽所見聞；〈建尼瓦湖之蕩舟〉則記錄日內瓦遊湖之事，

⁷⁷ 呂碧城：〈古城〉，《呂碧城詩文箋注》卷四《歐美漫遊錄》(又名《鴻雪因緣》)，頁 404。

⁷⁸ 由於此類與瑞士相關的散文皆收錄於卷四《歐美漫遊錄》(又名《鴻雪因緣》)裡，原散文大多未標識確切寫作年代，僅知為 1926-1927 間所作，最遲則至 1929 年 5 月。因此，以下與呂碧城瑞士旅／定居相關的散文，其年代多參考李保民〈呂碧城年譜〉(《呂碧城詞箋注》，頁 581-586 所示)。

⁷⁹ 呂碧城：〈續篇 獨遊之辦法與經驗〉，《呂碧城詩文箋注》卷四《歐美漫遊錄》(又名《鴻雪因緣》)，頁 371-372。

⁸⁰ 呂碧城：〈芒特儒之風景〉，《呂碧城詩文箋注》卷四《歐美漫遊錄》(又名《鴻雪因緣》)，頁 373。

開篇即言「旅居無俚，每晚往隔壁之劇場聽歌，晝則常坐磯頭觀釣，或附汽艇渡湖，但不登岸，仍坐原艇歸來，藉以消遣而已。」⁸¹計消磨日內瓦期間約七日，其悠閒情狀，深得定點深度旅行之妙趣。

6月4日，又由日內瓦往蒙特魯，〈雪山〉開篇即寫道：「兩月前曾游芒特儒，別時以為不再到矣。今舊境重臨，悲喜交集，山水因緣益以自身環境之特異，故多感慨。且前次未得登山，今償夙願，亦山靈之默契耶！」⁸²可見呂碧城此次重遊蒙特魯，對此地似已無異地之陌生感，取而代之的是舊地重遊之熟悉，似已預示她今後與此地深厚的緣份。這次她也首次登上阿爾卑斯雪山，以補前次未登山之憾。同篇文末，呂碧城更述及遊山歸途之獨遊經驗：「歸時，眾皆逕返芒特儒，予獨於山半之麓下車，小坐品茗，復繞行巖腰盤旋一周，始附車返寓，日已夕矣。」⁸³文中指出「返寓」，可見此時呂碧城已「定居」於蒙特魯一段時日，故得以悠閒自得地晃盪至夕。實際上，呂碧城果真在蒙特魯一直待到當年7月重赴義大利米蘭等地，並回返巴黎。

迨至1928年4月初，呂碧城又由巴黎往瑞士，寓居蒙特魯。〈重遊瑞士〉便述及：「寓建尼瓦湖畔，斗室精研，靜無人到，逐日購花供几，自成欣賞。」⁸⁴此「寓」於湖畔且「逐日」購花的悠閒生活，可見呂碧城已有定居之計，再遊蒙特魯的她已將此地視為海外的「家」了，是以正過著一種甚具日常氛圍的生活，至此，蒙特魯於她已非一般旅人居於旅館之浮光掠影式的感受，而是一種悠閒自得的平常生活。

是年6月4日，又重登阿爾卑斯山，很巧地與去年的日子相同。呂碧城又因事由蒙特魯前往日內瓦，仍寓舊時旅舍。偶然路過國際聯盟會，有感於本年裁軍會議純屬滑稽鬧劇，這些都記載於〈重返建尼瓦〉裡。同月23日，呂碧城參與日內瓦一年一度的百花會夜游，〈百花會之夜遊〉即述及每年春夏間皆有花會二次，一在東岸之蒙特魯五月所舉行的水仙會；一在西岸之日內瓦六月所舉行的「百花會」。呂碧城在日內瓦參與了夜游：「予寓適居賽會界內，前由平臺，高坐俯觀最

⁸¹ 呂碧城：〈建尼瓦湖之蕩舟〉，《呂碧城詩文箋注》卷四《歐美漫遊錄》（又名《鴻雪因緣》），頁396。

⁸² 呂碧城：〈雪山〉，《呂碧城詩文箋注》卷四《歐美漫遊錄》（又名《鴻雪因緣》），頁398。

⁸³ 呂碧城：〈雪山〉，《呂碧城詩文箋注》卷四《歐美漫遊錄》（又名《鴻雪因緣》），頁399。

⁸⁴ 呂碧城：〈重遊瑞士〉，《呂碧城詩文箋注》卷四《歐美漫遊錄》（又名《鴻雪因緣》），頁457。

稱便利。觀畢晚餐，玄即就寢，窗外鼓樂喧闐，至為不耐。蓋孤客而處繁鬧之場，則愈多感慨，況百憂駢集之身乎！」⁸⁵此「寓」於湖畔居所之心情，既有來自定點深度旅遊之日常生活感，又有孤客處異國異地之慨。

簡言之，呂碧城與瑞士的互動，由陌生漸至產生熟悉感，乃至於「家」的認同感。這是她旅遊其他歐美國家所沒有的感受。是以，獨遊天涯與定居瑞士，遂有心態與心情上的差異。隨著呂碧城在瑞士的居住時間愈久，其心態亦逐漸由單純過境旅遊的旅人，漸有日常生活的居家心情；雖然仍不免有天涯孤客之感。

3. 掌握方向盤：不同凡響的移動能力

而呂碧城的獨遊或旅居(定居)，除了獨立的性格外，其不同凡響的移動能力亦有相當助益。呂碧城的移動能力，大多有賴近代以來時髦的大眾運輸工具，如當年逃家成功正是搭乘火車。搭火車的經驗也出現在〈紐約病中七日記〉中，此外尚有大客車(〈三千年之古樹〉)、輪船(〈橫濱夢影錄〉)與飛機(〈天空之飛行〉)等移動經驗。這些見諸其散文中的時髦工具，所代表的動能與現代性意義極為顯著，尤其後兩者更是跨國移動之最佳運輸工具。這些都是當時婦女少見的移動經驗。

真正能夠彰顯呂碧城之突出於同時代女性的移動能力者，應在於她有能力自己掌握「方向盤」。本文所指方向盤之掌握，不僅指開車，也討論騎驢這類可獨自操控的移動方式。當時能掌握汽車方向盤本屬罕見之事，何況女子。

〈北戴河游記〉(1911)裡記載她到北戴河海濱養病，不聽勸而獨自觀海，果然狼狽不堪，聽從村人建議「策蹇歸」⁸⁶。次日呂碧城亦以蹇驢出遊：

復折行而西，賃得一蹇驢，揚鞭策進，較昨初乘時，頗馳騁自如。……有西國軍士數人，憩息其間，睹余揚鞭而過，頗嘖嘖稱異，蓋其地絕少中國

⁸⁵ 呂碧城：〈百花會之夜遊〉，《呂碧城詩文箋注》卷四《歐美漫遊錄》(又名《鴻雪因緣》)，頁466-467。

⁸⁶ 呂碧城：〈北戴河遊記〉(作於1910年夏北戴河療養歸來；刊於1911年6月《婦女時報》第1號；後收錄於1921年5月上海中華書局刊行《新遊記彙刊》卷六)，《呂碧城詩文箋注》卷三，頁199。

婦女行蹤也。⁸⁷

騎驢之舉，顯然以方便與自主性取勝。而西國軍士見呂碧城此類絕少出現於北戴河海濱的中國婦女，則嘖嘖稱異。女子單身騎驢的行徑，在異國他者看來，顯有「驚異」之感，亦可見呂碧城之特立獨行。

其實，呂碧城真有開車之本事，1926年的歐美漫遊裡，呂碧城曾於〈三千年之古樹〉裡記錄她在美國舊金山乘坐游(覽)車，剛巧坐於司機旁而被邀請擔助手，呂碧城乃提及自己曾開車肇禍：「予曩曾開車肇禍，今何敢以此巨車輕試。該御者少不更事，實可譴責，然亦可見彼邦女子皆有開車之技矣。」⁸⁸可知呂碧城早已具備超出當時許多人的移動能力——掌握汽車方向盤的技術。何止婦女，一般男子能駕駛新式汽車的亦極罕見。

據此，女性掌握方向盤，與女人的自信、自主與自由有密切關係，如增進自己的形象定位、顯示自信與獨立、對自己的外表有較好的意識、思考清晰有能力自己做決定等諸多傳統女性較缺少的特點，甚至已有跨越性別與技術界線的意味。⁸⁹因此：

掌握了駕駛技能與交通工具，不僅直接提高了女人的移動能力，還有鬆動性別刻板印象，改變性別權力關係之既有狀態的效果。女人在操控速度機器的過程裡，在自行開車穿梭於市街鄉野的歷程裡，進入了原本專屬於男性的世界和技能，擴大了生存空間和掌握了生涯機會，而有進一步改變原本由父權體制所規範之生命軌跡的可能。「掌握方向盤」的實際行動與象徵意涵，不僅展現了女人的移動能力提升，也促進了性別權利關係的邁向平等。⁹⁰

⁸⁷ 呂碧城：〈北戴河遊記〉，《呂碧城詩文箋注》卷三，頁199-200。

⁸⁸ 呂碧城：〈三千年之古樹〉，《呂碧城詩文箋注》卷四《歐美漫遊錄》(又名《鴻雪因緣》)，頁355。

⁸⁹ 王志弘：《性別化流動的政治與詩學》「第三章 流動的政治經濟學——移動能力與性別權利關係」，頁77。

⁹⁰ 王志弘：《性別化流動的政治與詩學》「第三章 流動的政治經濟學——移動能力與性別權利關係」，頁78。

是以，掌握方向盤的移動能力，對於終生在行旅中的單身呂碧城而言甚具意義。不僅使她行止自由，更進入了男性的技能世界，改變女性被父權體制所規範的生命軌跡；更使她在單身的女性行旅中，呈現一極富跨性別意味的衝突對照之美。

(二) 幽遊於夢境與靈異空間的邊緣

呂碧城也幽遊於夢境與靈異空間的邊緣。文集中類此奇特經歷的描寫不在少數，顯然這也是她感到興趣的生命經歷與寫作題材。呂碧城穿梭於各種虛實空間的表現，多與她的重要生命歷程有密切關聯，無法忽視。

1. 夢境是學佛道路的確證與自我認同

呂碧城喜談夢境，不止頻頻出現於她的詩詞中，散文中亦所在多有。首先，她的學佛道路之確證，與夢境即有密切關聯。

呂碧城曾自言，其學佛信仰之確證，乃由於夢境所示：

顧予雖習淨諦，尚未能深信不疑。期年（即西曆一九三〇年），值十一月十七日，俗所謂彌尊聖誕，予購菊三朵，供於聖像而祝曰：「若我得生淨土者，懇佛賜以徵兆。」是夜睡時，初亦亂夢紛紜，但於雜亂夢境中，忽似影片之展。清景現前，為平闊之水，水面茸茸有物，趨近諦視，則皆蓮芽，……。微露其端，如電車軌路，蓮葉已展大於此路式之中。予夢中自語曰：「此是誰種蓮於路中？」而於「路」字之語音，特別高重遂醒。猛憶晝間所禱，此不啻佛告我曰：汝蓮邦有路，今始萌芽耳。具此夢結構巧妙，蓋蓮為水中植物，而路皆土石所築，故按理蓮不能生於路中。唯予所夢之路，乃在水中，由籬柵劃分水面而成路形，故蓮得生其中也。不唯夢境巧妙，而且意義切合，又為即日所得之答辭。予於淨土，自此遂深信不疑矣！⁹¹

由此可知，呂碧城學佛信仰之堅定與夢境自我(dream-ego)對現實自我的認同有關⁹²，亦即呂碧城現實中之學佛願望，正是經由夢境得以證成。以榮格心理學派而

⁹¹ 呂碧城：〈蓮邦之路〉，《香光小錄》，轉引李又寧：〈呂碧城是怎樣開始信佛的〉，呂碧城：《觀無量壽佛經釋論》序，頁3-4。

⁹² 案：承蒙匿名審查委員的不吝指正，其指出佛洛伊德釋夢帶有極大的主觀臆測性，不

言，夢是自然的、具調節性的心靈歷程，類似身體上的互補機制。做夢這種普遍經驗，其對現實自我最激烈的變化是自我認同(ego-identity)，由夢對自我發出信息，以呈現心靈自身當時還不十分確定的生命狀態。⁹³

其後，呂碧城在〈夢境質疑〉(約 1942 年)裡提及另一個與其學佛相關的夢境：

予修淨業，惟自期精進，不敢希求靈感……。末次惟得一夢，夢在一巨宅門外，心知宅為己有，但門加雙鍵。予手中攜有巨大鑰匙二具，……。予以匙啟鍵，門遂得開。……。啟門時，未覺費力，但啟後，予坐其旁，喘息不已。大喘特喘，若勞力過度者。醒覺後，綜思此夢之大旨，似謂汝欲開此門，須自己努力，行大乘波羅蜜，鑰匙巨大者大乘也，但何用雙匙，此予自識所變之妄夢耶，抑佛所啟示耶？特記之，求當世高明指教。然無論此夢之因緣如何，其意義皆足以勉助行人也。⁹⁴

呂碧城夢裡所出現的巨宅是自己的，但進入家門所使用的巨型鑰匙，卻使她進得自己家門後，頗有費力之感。此夢境似乎暗示進入佛法之門，必需真下工夫，方得妙境。是以，可見呂碧城由此夢境得到堅定學佛的激勵。

上述兩個夢境，可說是呂碧城學佛道路上的重要確認。以榮格學派觀點言之，「夢作為心靈呈現自身的方式，照映出運作中的自我結構需要更密切地調整步伐以跟上個體化歷程。……個體化的目標從來不光是適應現狀而已；不管適應得多好，總有進一步的任務等著。……緩緩開拓出作夢者當時並不清晰的生命視野。」⁹⁵是以，呂碧城的現實自我或許尚有對學佛之事的的不確定感，卻得以藉由夢境自

具太多科學根據，若將之運用於解讀文學恐有疑慮。以佛洛伊德之見，英雄故事的主人翁都是白日夢的主角，他自己亦承認這方面所掌握的知識還很有限。是以，佛洛伊德以夢是願望的實現與夢是睡眠的護衛者為主的釋夢學說，一般並不認為能得到當代夢的研究的支持。相反地，榮格學派認為夢是對清醒自我有所侷限的視野做出補償的論點，較受到當代學界的接受。是以，修正原以佛氏學說釋夢的論述，改以榮格學派的為依據。

⁹³ 參考詹姆斯·霍爾；廖婉如譯：《榮格解夢書—夢的理論與解析》第二章「作夢的本質」（臺北：心靈工坊文化公司，2006年5月），頁36-39。

⁹⁴ 呂碧城：〈夢境質疑〉（約作於1942年夏秋間，時居香港；原刊於《覺有情》第四卷第87、88合刊），《呂碧城詩文箋注》卷三，頁349-350。

⁹⁵ 詹姆斯·霍爾；廖婉如譯：《榮格解夢書—夢的理論與解析》第二章「作夢的本質」，頁39。

我確認了自我對學佛的認同。無論如何，夢境此一非現實的意識空間，對其學佛之路的認證效果，如斯堅定。

2. 夢境自我對清醒／現實自我的補償

就榮格學派對夢的理解而言，夢既做為心靈呈現自身的方式，其以補償功能為核心的論點，使得夢境往往提供了最精細的場景，讓我們得以觀察自我情結的微妙結構。並可藉由夢境自我與清醒／現實自我的相對性，以觀照夢境如何牽動了清醒自我在現實的表現。表現的方式可能是清醒自我在現實的情緒狀態起了變化。⁹⁶

在〈遊廬瑣記〉(1917)裡，呂碧城獨遊廬山迷路，幸得德國人威而思相助而脫困。次日午後，威而思前來求見，並觀落日。但其後威而思再約，呂辭謝之。或許為壓抑她與威而思可能萌發的浪漫情思，次日她刻意偕同俄國茶商高力考甫遊鹿嶺。之後計畫遊三疊泉，卻因不適而入佛堂假寐，乃得怪夢：

已而僧來禮佛，膜拜誦經，且擊磬焉。因室小，相距咫尺，梵音直貫耳膜，因自訝曰：吾身何為在此？詎夢境耶？四顧亂山積礪，荒渺無垠。一西人面白皙，微有短髯，因兵敗國破憤而自戕，由巨石躍下，頭顱直抵於地，有聲砰然，即委身不動，蓋已暈矣。須臾，勉自起立，予視其顱凹陷，蓋骨已內碎而皮膚未破。予知其已無生理，欽其為殉國烈士也，乘其一息尚存之際，遽前與握手為禮。其人精神立煥，且久立不仆。予訝之，因問曰：「汝將何如者？」意蓋謂生乎，死乎。其人答曰：「我為汝忍死須臾。」言甫竟，血從顱頂泛出，鮮如沃丹。予大駭，立時驚醒，則一夢耳。⁹⁷

呂碧城夢裡所出現之西國烈士，是為她而亡，為她而回生的。雖未言明即威而思，但仍呼之欲出。呂碧城此夢境似正暗示她與異性交往，因注重個人自由與獨立性，不願固著於同一對象。然而，注意與異性保持浪漫距離以維持自我獨立性的呂碧

⁹⁶ 詹姆斯·霍爾；廖婉如譯：《榮格解夢書——夢的理論與解析》第十章「夢與個體化」，頁 181-183。

⁹⁷ 呂碧城：〈遊廬瑣記〉（作於 1917 年 9 月遊廬回滬後不久），《呂碧城詩文箋注》卷三，頁 195。

城，仍在夢中透露了情愛心事，顯然她對於欲望客體(威而思)亦有所感。關於呂碧城於廬山所顯示的欲望與主體性之關係，方秀潔曾有極精闢的論述：

壓抑的欲望在夢中迸發出來。在這一愛國「烈士」身上，不難看出威爾(而)思的影子，他不是為國家而死，而是為無法滿足愛情的追求。也許，呂碧城是害怕親密的感情而不得不殺死那個愛情幽靈？因為它可能會奪走或者刺穿她的主體性，那個她好不容易才爭得自由與獨立的女性自我？在另一個層面，她用中國的概念「忠」，對國家的忠誠及其終極表現一殉國一同化了他。這裡我們也許看到了「內在的」世界主義在發揮作用，把一個「夷人」用中國的文化價值文明化了。這個在夢中同化欲望客體的企圖並沒有轉化成可接受的現實。⁹⁸

由此可推知，透過夢境的演示，呂碧城展現她內心對異性或情愛的渴求，以及害怕被支配因而失去主體自由的潛意識心理。此外，文中的西方人顯然也被中國文化價值加以同化了。然而，這位在中國空間裡引領呂碧城走出廬山迷途的西方人，在此文中既呈現了西方價值對呂碧城(中國人)所帶來的明確方向感，也在呂碧城的夢境中成為極欲被同化的欲望客體。

然而，夢醒後的呂碧城卻悵然不知所以，放棄原欲探訪的三疊泉，次日即回上海。呂碧城夢醒的「情緒」反應，以結束旅程作終，似乎為她現實中的行為找到了「正確答案」。就此而言，夢境呈現了更神秘的補償功能，意即「把夢看成是直接改變情結結構的一種努力」⁹⁹，是以作夢者的態度與心情皆於夢醒後有了變化：

許多夢似乎對夢境自我設下了任務，任務一旦達成，清醒自我的結構也隨之改變，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夢境自我的認同往往是清醒自我認同的一部分。夢境自我以為在夢的框架內所經歷的事，是自身與「外部」情境的互

⁹⁸ 方秀潔：〈重塑時空與主體：呂碧城的《遊廬瑣記》〉，張宏生、錢南秀編：《中國文學：傳統與現代的對話》，頁 407-408。

⁹⁹ 詹姆斯·霍爾；廖婉如譯：《榮格解夢書—夢的理論與解析》第二章「作夢的本質」，頁 39。

動；不過，夢中這些外部事件可能直接反映的是，和清醒自我的日常運作與結構有關的情結。夢境自我與這些夢中情境的關係改變，清醒自我會感覺到自身態度或心情有所變化。¹⁰⁰

由此可知，此夢境使呂碧城現實的女性自我之主體性順利浮出地表，也隱含了國族文化與西方價值之折衝的辯證意義。

而〈橫濱夢影錄〉(1924)裡，呂碧城述及二年前由美國學成，取道加拿大回國途經日本橫濱上岸遊訪之事。一日籍少年欲與呂碧城交好，呂碧城以中日國仇為前題而婉拒。二年後得一夢境，夢中但見二年前橫濱所遇少年寄贈一箱美術用品至呂家，家人對於呂碧城濫交日人為友，甚不諒解；正窘迫間突然夢醒。但文末，呂碧城有感於橫濱地震災情之慘，想及斯人亦恐罹難而有所感，認為自己當年以國仇為交友之芥蒂，恐怕是還未參悟佛家所謂戒嗔所致。¹⁰¹此夢境顯示呂碧城未必即對該少年無任何好感，其後夢境顯示的正是她對此人心意之補償，意即呂碧城對此欲望客體的壓抑，主要來自於她在國族與個人主體價值間的抉擇，仍以國族利益為優先考量所致。

再者，〈舟渡大西洋 范倫鐵瑙之夢謁〉(約 1926-1927 年)述及夢見於荷萊塢(好萊塢)所見明星宅墅主人之一的范倫鐵瑙(Rudolph Valentino 范倫鐵諾)¹⁰²之幽靈。其幽靈前來求見呂碧城，且是日為范倫太音節(Valentine 西洋情人節)。呂碧城於「情人節」夢見甫於同年去世之「范倫鐵瑙」，兩字實為一字，而有「范氏其猶未忘人間令節耶？」¹⁰³的想法。由此不難看出呂碧城對范倫鐵瑙的愛慕，正好也透顯她對情愛或異性的想望。可見，此夢境於呂碧城而言，是對現實的有意識的自我的心理補償，可知呂碧城對於欲望客體(異性)並非全然無感。

此外，〈紐約病中七日記〉(1921)開篇即述及做夢：「七月九日，病了。……

¹⁰⁰ 詹姆斯·霍爾；廖婉如譯：《榮格解夢書—夢的理論與解析》第二章「作夢的本質」，頁 39-40。

¹⁰¹ 呂碧城：〈橫濱夢影錄〉(初刊於 1924 年《社會之花》雜誌第一卷第十期)，《呂碧城詩文箋注》卷三，頁 225-227。

¹⁰² 呂碧城：〈荷萊塢諸星之宅墅〉，《呂碧城詩文箋注》卷四《歐美漫遊錄》(又名《鴻雪因緣》)，頁 360。

¹⁰³ 呂碧城：〈舟渡大西洋 范倫鐵瑙之夢謁〉，《呂碧城詩文箋注》卷四《歐美漫遊錄》(又名《鴻雪因緣》)，頁 366。

疲倦了，丟了書，模模糊糊的漸入了夢境。」¹⁰⁴同篇文中另敘及一場較具體的夢境，直接呈露了呂碧城獨身游子的存在：

晚間睡的很早，彷彿身體在空中游行，有幾株很高大樹，開著細小的白花，我的身體，就擦拂著過去，看見這花已經半謝了。又走過一株小些樹，白花盛開，極其芬芳細膩，我不知不覺地抱著這樹哭起來，並且誦程芙亭女士〈落花賦〉「莫待西風古塞，青冢蕭條；休教落日飛燐，紅顏拌棄」的句子。但是我沉痛極了，哭不出聲來，久而久之，纔由心房裡抽出一股酸勁的氣，就一慟而絕。當時驚醒了，……。¹⁰⁵

此夢境是病中休養的呂碧城，對於自己如滄海一粟的飄流人生的反映。這種心境以視覺意象反映在夢中，呂碧城看到高大的樹與半謝的花，不覺抱樹痛哭。夢境直率地將日常裡看似安於獨身的呂碧城之孤單，於養病之夢境中毫無保留地呈露。可見此夢境對呂碧城的現實人生之反映，值得玩味。

3. 靈異是不可思議人生的預言 / 反照

呂碧城也對不可思議之靈魂與怪異感到興味。如〈鬼打電話〉、〈因果〉、〈瀛洲鬼趣〉、〈三十年不言之人〉等俱為呂碧城於歐洲所見之新聞報導，內容多為幽靈顯靈、預知死期、因果報應之類現實世界發生的故事，在在展現她對靈異的好奇。而〈與 The Chronicle 報談靈魂之函〉則述及自身與家族遭遇的三件靈異。

呂碧城認為幽明間之能溝通與否，與精神之強弱有關：「或謂此皆偶然之事，否則何以人死後大抵杳無音訊？然予以為精神各有強弱，必特強者方能有所表示，否則幽明間不易溝通也。」¹⁰⁶可知呂碧城認為幽靈之出現，是陰陽溝通的一種方式；並且需是精神特強者方能有所表示。〈醫生殺貓案〉裡，提及她對靈魂與因果報應的看法：

¹⁰⁴ 呂碧城：〈紐約病中七日記〉，《呂碧城詩文箋注》卷三，頁 212。

¹⁰⁵ 呂碧城：〈紐約病中七日記〉，《呂碧城詩文箋注》卷三，頁 214-215。

¹⁰⁶ 呂碧城：〈與 The Chronicle 報談靈魂之函〉，《呂碧城詩文箋注》卷四〈歐美漫遊錄〉（又名《鴻雪因緣》），頁 445。

或曰：「子何所見，而知人有靈魂？」答曰：「人為萬物之靈，而謂無魂，是自儕於冥頑之動物也。謂地球外無他星球，謂物質外無靈界，真宰造物詎能如是簡單？英儒斯賓塞爾有言：「科學愈發明，令人愈驚造物之巧，而知神闕之不可誣。」或曰：「假定人有靈魂，又何知善者超度，惡者沉淪？」答曰：「無他，此因果自然之律耳。善者身泰心安，死後靈魂清輕；惡者行醜德穢，死後靈魂重滯。靈界安能無涇渭之分而同流合污哉？」南海康同璧女士詩云：「與世日離天日近，冰心清淨不沾埃。」予今已臻此境，非淺俗者所能喻也。¹⁰⁷

可知，呂碧城認為人必有靈魂是有科學根據的；且科學愈昌明，更可知神秘之事確有可信之處。此外，靈魂之善惡，亦自然因果報應之律使然，善靈與惡靈之質性涇渭分明。此應與呂碧城學佛有關，對於因果善惡報應，她是信之不疑的。難能可貴的是，呂碧城能夠提出大儒斯賓塞爾的可靠說法，以佐證已說；也引康同璧詩，以證明自己之觀點超越流俗，此皆可見呂碧城的識見。

〈玄學與科學將溝通乎〉(1930)裡顯示她對不可思議之事雖不欲研究，但亦無反對意見：「倫敦自一八八二年即有靈學會……，承其邀請入會，惟記者旋皈佛法，只欲明心見性，勉持戒律，其他詭異之事則不欲研究，故未與該會續有接洽，然亦無反對之意見也。」¹⁰⁸「記者」即呂碧城本人自稱。此文記錄歐洲對科學與靈異的看法，指出歐洲靈學家的說法並未被科學家發現有任何詐偽之處。而科學家更與靈學家一同開會，以研討人類靈魂的真相，並確認確有不可思議之原質存在。因此，晚近科學家多能虛心研究不可思議之事。可見呂碧城對靈異的態度是「科學的」：

今人每不信因果輪迴之說，然五千年之正史迭有記載，家族親友間確有傳說，豈彼等皆不肖之徒，專門造謠乎？學者之正當態度，對於任何事務，苟欲堅決否認之，須指出確實之反證，否則寧保留(Reservation)以待研

¹⁰⁷ 呂碧城：〈醫生殺貓案〉，《呂碧城詩文箋注》卷四《歐美漫遊錄》(又名《鴻雪因緣》)，頁450。

¹⁰⁸ 呂碧城：〈玄學與科學將溝通乎〉(初刊於1930年12月29日上海《時報》)，《呂碧城詩文箋注》卷三，頁294。

究，若輕率武斷，則淺陋不智之人耳。¹⁰⁹

是以，呂碧城對於靈異採取科學求知的態度，若無法反證，則保留以待研究。而歐洲人不滿於肉體生命之短促，而欲研究靈魂之將往何處，亦為一種覺悟。而最能解決此問題的仍以佛說最為圓滿精密。¹¹⁰

呂碧城亦曾於〈予之宗教觀〉論及此類具備「科學的」識見：

世人多斥神道為迷信，然不信者何嘗不迷？何謂之「迷」？湮沒理想是也。捨理想而專務實利，知物質而不知何以成為物質之理，致社會偏枯無情，世道日趨於衰亂，皆此輩自稱不迷信者武斷愚頑之咎也。予習聞中西人言及神道，輒曰必有所徵而後能信，此固當然之理，然可徵信之處，即在吾人日常接觸之事物，不必求諸高渺。聖經靈跡，種種詭異之說，徒以炫惑庸流，惟自然物理方足啟迪哲士。昧者不察，捨近求遠，此所謂「迷」也。

111

可知，呂碧城對於神秘不可思議所抱持的態度是較科學的。她認為自以為絕不迷信者，往往才是專斷愚頑之人。而神驗之事，無須故作神跡，只在日常自然之理中，不必捨近求遠。因此，她親身驗證此說，其單身／游子狀態其實是早年即已卜知的結果，或謂命中註定。〈予之宗教觀〉裡敘及母親曾為呂碧城卜算，所得籤示恰有勗勉游子之詞。後以婚事占得一讖，暗示日後被退婚而畢生無愜意之對象可成婚¹¹²之經歷，與此二回占卜結果若合符節，可見神驗之不誣。

¹⁰⁹ 呂碧城：〈玄學與科學將溝通乎〉，《呂碧城詩文箋注》卷三，頁299。

¹¹⁰ 案：十九世紀中期，約1850-1860年代，歐美對靈學研究掀起一股熱潮，1882年英國倫敦正式成立「靈學研究會」，由許多知名學者參與、領導，形成廣泛的影響。1870年代，日本受此熱潮，也開始研究催眠術與傳氣術（動物磁氣說）等。1905年，陶成章於上海成立催眠講習會。詳參黃克武：《惟適之安—嚴復與近代中國的文化轉型》第五章「靈學濟世：上海靈學會與嚴復」（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0年11月）。

¹¹¹ 呂碧城：〈予之宗教觀〉，《呂碧城詩文箋注》卷四《歐美漫遊錄》（又名《鴻雪因緣》），頁478。

¹¹² 呂碧城：〈予之宗教觀〉，《呂碧城詩文箋注》卷四《歐美漫遊錄》（又名《鴻雪因緣》），頁480。

綜合以上，呂碧城悠／幽於虛實不同空間裡的體驗，特能彰顯她居無定所或不得其所的流動人生。特別是她單身悠遊於各種空間所呈露的獨立性，以及特出的移動能力，呈露了新女性「不安於室」的面貌，在在突出於同時代女子之上。此外，幽遊於靈異空間與神秘之事的體驗，呂碧城以較「科學的」態度視之；她也以自身對佛說的體會加以驗證，確知人類在實存世界之外，仍有一極待深入研究的屬於靈魂所在的空間，值得吾人正視。

四、文化主體的確認與游移：對自身文化與西方價值的選擇

呂碧城對文化主體的價值選擇，既表現在她對五四後全面改用白話文的反對立場上，也反映在她對國人過度崇尚英文的批判上。然而，她也同時留下唯一的白話創作；而且能操英語的優勢，又讓她得享西方價值下的自由生活。是以，呂碧城對中西文化主體的認同既確認又游移。

(一)「五四時期的另類文壇」¹¹³：堅守文言文與唯一白話創作的對蹠

呂碧城對自身文化價值最顯著的堅持，即是她一生堅守文言寫作的立場。呂碧城出身晚清的舊學家庭，其國學涵養中最擅使用的文言文，是她終其一生最為熟習且最不願放下的書寫工具。這不只是她個人的堅持，同時代許多知識份子亦然，如五四後亦堅持文言書寫立場的林紓。這不僅使她以傳統詩詞成為後人接受她的標籤，也使她與同時代五四女作家以白話創作的表現非常不一樣。因之「現代文學史」排除了這位實際上較諸同代女作家更具現代性的呂碧城，而使其匿跡於現代文學史的版圖裡；僅以古典中國最後一位女詞人的聲名，使之居於現代文學史的邊緣。誠如方秀潔的研究顯示，呂碧城堅持文言，使之被現代文學史邊緣化：

這一代中的一些人，在中國特有的地緣政治變革的大背景中，成為終生以各種方式為新的身分認同而激進抗爭的先鋒。然而，當後人把這一代成員

¹¹³ 方秀潔〈重塑時空與主體：呂碧城的《遊廬瑣記》〉，張宏生、錢南秀編：《中國文學：傳統與現代的對話》，頁393。

的文化價值和實踐定位為「傳統」範疇時，呂碧城在生活和文學上的傑出成就，也被模糊在新文化和後「五四」運動對現代文學的敘述以及二十世紀中國史學和文學研究關於民族和現代性的主流話語之外。這些話語給予白話寫作者很高的地位，而將呂碧城這樣堅持用文言文創作的作者的文學作品邊緣化。¹¹⁴

可知呂碧城之文學史定位被邊緣化，很大原因在於她與時代的對應問題。晚清之際她以叛離傳統父權之姿，成為新女性。民國以後仍堅持文言文的她，依然選擇以其堅持與時代對話。然而就現代文學史對白話寫作者的認同言之，呂碧城確實容易被邊緣化為傳統文學的遺緒。

因此，她在民國後堅決反對白話文的全面使用，確實是她不被五四以後主流文學話語所接受的主要原因。〈國立機關應禁用英文〉裡曾說明她堅守文言文的立場：

抑吾更有進者，國文為立國之精神，決不可廢以白話代之。吾國方言紛雜，由於國土廣袤，……所幸者惟文辭統一耳。……且文辭之妙，在以簡代繁，以精代粗，意義確定，界限嚴明，字句皆鍛鍊而成，詞藻由雕琢而美，此豈鄉村市井之土語所能代乎？文辭一二字能賅括者，白話則用字數倍之多。所多者，浮泛疵累之字耳。孰優孰便，可瞭然矣。但文辭意義深奧，格律謹嚴，非不學者所能利用，然惟深嚴始成藝術。夫藝術不必盡人皆能也，亦決不可廢，必有專家治之（此指文學而言，非通用之國文），況吾國以特殊情形，賴以統一語言者乎？¹¹⁵

可知呂碧城對文言文的堅持，在於方言得以文辭統一，便於溝通。再者，就時間而言，文言可穿透歷史，直至今日仍能被解讀。此外，文言文之簡潔美，絕非一般土語所能比美。最後，文言之美不必人盡皆能，必有專門研究文學之專家治之。

¹¹⁴ 方秀潔：〈重塑時空與主體：呂碧城的《遊廬瑣記》〉，張宏生、錢南秀編：《中國文學：傳統與現代的對話》，頁 393。

¹¹⁵ 呂碧城：〈國立機關應禁用英文〉，《呂碧城詩文箋注》卷四《歐美漫遊錄》（又名《鴻雪因緣》），頁 459-460。

其五四後反對白話文的立場，或與她為南社社員有關，其社員大多排拒白話文的使用。其次，並非由於狹隘的國族主義使然，而是她漫遊各國的見識，使她堅持己身文化的價值。再者，1919年五四白話文運動當年，呂碧城已中年，若從頭接受白話文確實不易。更何況一生恃才傲物的呂碧城，向來不屈同流俗，總以反叛姿態面對世界，其人「標新立異」地反對白話文，其來有自。無論如何，呂碧城堅持使用文言文，使她與五四後的白話創作氛圍，已自動拉開了一段距離，確是不爭的事實。

然而，堅守文言的呂碧城，也曾創作唯一的白話文〈紐約病中七日記〉(1921)¹¹⁶。這篇白話創作平實通俗，與當時代的廬隱、冰心相較毫不遜色。如述及七月十二日養病的過程：

十二日，……忽然覺得心跳很急，久久不止。嘗聽見說，心臟病很危險的，能頃刻間就死的。……我說：「如有危險，請你明白告訴我，不必隱瞞。」醫生說：「沒有危險。你的心好，和我的心一樣。」我不覺笑出來。我知道，凡是活潑的醫生，每借著諧談，減輕病人的疾苦。……我們又敘談了些閒話，幽寂的斗室裡，當時就融融如有春氣。醫生又很誠懇的勸我喫藥，我也只得佯為應允。他們去後，我覺心身暢適，就酣然睡著了。¹¹⁷

可見呂碧城的白話文既平實自然又新鮮，將病中生活描繪得引人入勝。

然而，它畢竟只是呂碧城偶一為之的白話文，其大部分散文仍舊以半文言或文言為主。〈紐約病中七日記〉與她對白話文的反對態度形成對蹠。其實就個人的一生而言，一面反白話，一面寫白話，亦並非完全不可能的。呂碧城既反白話又寫白話的矛盾，可如是觀。

(二) 媚外或交換文明：嚴拒外國文化的殖民與西式生活的頹頹

呂碧城對於國立機關之過度使用英文的現象大力批判。〈國立機關應禁用英文〉述及她對英文之過度使用的偏差現象：

¹¹⁶ 李保民認為〈紐約病中七日記〉是呂碧城唯一使用白話文創作的日記體寫實小說(李保民：〈前言〉，《呂碧城詩文箋注》，頁15)，然筆者以為仍可視之為廣義的散文。

¹¹⁷ 呂碧城：〈紐約病中七日記〉，《呂碧城詩文箋注》卷三，頁215。

閱滬報有海關改用華文字議，為之稱快。按吾國海關成立迄今七十餘年，向由外人主持，往來文件悉用英字。豈獨海關，即郵政、鐵路、鹽務等機關，亦多用英文。此等怪象，為世界各獨立國家所無。……此等歷史污痕決不容存在者，而社會間英文勢力之普遍，尤屬可驚。……予周遊各國，從未見以他種文字盛行於本境如吾國者，何華人於英文獨優而且普遍？……士夫有不知本國史綱及通用文辭者，而於英文則亟亟求之。苟因溝通學術、交換文明起見，英文固亦必需；若社會間矜為時髦，以不解英文為恥，則所見殊誤。蓋吾人屈於西方勢力之下而解英文，此則應引以為恥而且痛者也。¹¹⁸

可知呂碧城嚴拒英文對中國所進行的文化殖民。雖有不得已的歷史背景，但國立機關多用英文的偏差現象，仍屬世界各國所無的怪象。呂碧城以其周遊各國的經驗，認為全世界恐怕並無任何國家讓他國文字盛行至如此普遍的境地。愈是不懂本國文化文學之人，愈容易以英文為獨優。然而，呂碧城並非全面主張嚴禁英文，若因溝通學術與交換文明之需，英文仍為必需；但若以此為矜耀則是可恥之事。由此可見，呂碧城對於整個社會過度重視英文，已幾近被英文殖民，期期以為不可。

1. 構築中國空間裡的「異國情調」

矛盾的是，呂碧城雖嚴拒英文在中國的文化殖民現象，但呂碧城早年兩篇遊記〈北戴河遊記〉(1911)與〈遊廬瑣記〉(1917)，描寫的空間雖在中國，卻都聚焦於形同外國殖民地的北戴河與廬山牯嶺仙谷(Fairy Glen)旅館附近；描繪的人物亦多為操英語之西人。透過這兩篇遊記裡標「新」又立「異」的異國情調，不難想像呂碧城曾經如何醉心於西洋文化的浪漫氛圍中。

〈北戴河遊記〉(1911)裡，呂碧城述及赴北戴河養病之事。晚清的北戴河為旅居中國之西人的避暑地。呂碧城出遊所見，多屈臣、良濟、利亞諸藥房及照像館；以及販賣加非(咖啡)、汽水、啤酒等，所見皆西洋事物。途中亦遇西國軍士，對方以少見中國婦女而嘖嘖稱異。其後又一位《益聞西報》的英人來訪，相偕出

¹¹⁸ 呂碧城：〈國立機關應禁用英文〉，《呂碧城詩文箋注》卷四《歐美漫遊錄》(又名《鴻雪因緣》)，頁458-459。

遊。隔日又與友人一家往海濱沐浴(游泳)，呂碧城此時尚未學得游泳，只能以裙裝於海濱觀看。呂碧城嘆道：「吾國人當炎夏之際，襤褸汗喘於市井之間，國有勝境，不知闢而游之，乃為他人捷足先登，反賓為主。」¹¹⁹本應為中國人享用之避暑地，卻為西人所登，令人感嘆。而在全文中，在幾乎形同中國之西人殖民地的北戴河海濱，僅見呂碧城這位做為敘述者的中國人，更顯濃重的異國情調。

〈遊廬瑣記〉(1917)亦幾乎以異國情調取勝。廬山原為極富中國文化傳統的名山，然而呂碧城當時遊廬山所居之牯嶺與仙谷(Fairy Glen)旅館附近，其實是一個極富殖民特色之地，當時已形成極興旺的西人聚集社區。牯嶺原名牯牛嶺，1885年英國發展商以500美金永久租賃該山頂，並簡化為牯嶺，並將牯嶺與cooling諧音，表明此地有降溫避暑之效，因此重起英文地名Kuling。後來此地賣給西方傳教士與富有歐美居民建造別墅之用。從1880年代晚期，此地成為廬山突出的旅游勝地，直到1935年被國民政府收回契約止。這個西人社區裡，建有郵局、警察局、醫院、學校、教堂以及仙谷(Fairy Glen)旅館等西式建築。而吊詭的是，此西式風格勝地只能以中國轎子上去。¹²⁰

在此極富西洋情調的廬山裡，呂碧城所往來交接之人，除首次迷路為之引路的樵夫外，皆為西人，如嘻鬧之西童、第二次迷路時引路之德籍威而思、餐堂之西方美婦、俄茶商高力考甫、俄國傳教士、旅館司賬愛格德夫人等。更有甚者，文中出現英語，此由德籍威而思以英語為呂碧城引路可知。本應極富中國情調的廬山遊記，在呂碧城寫來卻全然不見與廬山相關的傳統文化印記；反而脫離了中國傳統對廬山景致之美的讚嘆，盡顯西式的異國情調。

是以，中國時空裡應該出現的刻板的歷史文化印記，在〈遊廬瑣記〉裡全然被西式空間所遮蔽，如〈北戴河遊記〉般僅見異國情調。進而言之，當呂碧城與這些具備異國情調的中國空間互動後所產生的空間認同感，既有對故國山川的熟悉，亦有對構築其上的異國/西式情調所產生的一種彷彿「他者」的陌生感，其人主體認同之微妙處，於此可見。因此，呂碧城中國遊記裡既標「新」又立「異」，也呈露了她與生俱來特立獨行的一面。

¹¹⁹ 呂碧城：〈北戴河遊記〉，《呂碧城詩文箋注》卷三，頁203。

¹²⁰ 參考方秀潔：〈重塑時空與主體：呂碧城的《遊廬瑣記》〉，張宏生、錢南秀編：《中國文學：傳統與現代的對話》，頁397。

2. 以英文漫遊歐美，反思己身文化

雖然呂碧城對過度使用英文有異議，但英文畢竟仍是她通向廣闊世界的重要路徑。若非習得英文，漫遊歐美便無適當的交際工具；而她也通過英文這一路徑，得以赴美學習，建構了立體的世界觀。

英文在她漫遊歐美時極重要，如〈續篇 獨遊之辦法與經驗〉敘及赴瑞士途中，得遇四位同室之操英語者，聞之竊喜。〈斯特瑞撒 密蘭〉述及同車美國人聽聞她的英語，特地詢其何處習得。除英文外，赴歐之初所習不完全之法語，亦能發揮達意的作用¹²¹。然不懂義大語仍使她吃了不少悶虧。¹²²可知呂碧城外語能力之養成，或與她中年漫遊歐美的西式生活經驗有關。

然而，她在漫遊旅途中，仍富於家國關懷。家國印記一旦出現於旅途中，呂碧城的感受即十分複雜。如〈紐約病中七日記〉(1921)中，養病期間日日遊逛飯店的她，也不曾忘懷對國事的關懷：

接到由中國寄來的報紙，拆開看看，國事幾乎糟的不可救藥，紛亂如麻。……我年來旅居繁華世界，別人猜我酒綠燈紅，樂不思蜀了，誰能知道我家國的隱痛，已是痲心刻骨呢？……我在中國時，曾寫過一封信給一個最有權力的人，說當代政界諸公不解西語，不與外人交際，所以沒有國際的感觸，世界的眼光，只知道在家裡關起門與同胞互爭雄長。他日出門一步，遇見外人，纔知道我國的地位，在世界上卑微到何等！感觸有多深！諸公固然自己身受不到的，但是既有了錢，諸公的子孫，必然讀西文，出洋留學，必有與外人相處的時候。就是不出洋，世界交通，西力東漸，華洋的交涉，逐日的繁密，也無可避免。¹²³

顯然呂碧城對國事的憂心，使她無法平心靜氣的看待國內的亂局。她也提及當年在國內時，曾批判過當代政界諸公不解西語，沒有國際觀等。可見她以世界性眼光回眸祖國時，對於同胞不知世界大勢之短淺，益有恨鐵不成鋼之慨。

¹²¹ 呂碧城：〈續篇 獨遊之辦法與經驗〉，《呂碧城詩文箋注》卷四《歐美漫遊錄》(又名《鴻雪因緣》)，頁 371-372。

¹²² 呂碧城：〈斯特瑞撒 密蘭〉，《呂碧城詩文箋注》卷四《歐美漫遊錄》(又名《鴻雪因緣》)，頁 375。

¹²³ 呂碧城：〈紐約病中七日記〉，《呂碧城詩文箋注》卷三，頁 216-217。

〈佛教在歐洲之發展〉(1930)述及歐洲人對中國佛教之接受情形，並反思中國前途之不安，宜藉佛教以振作自救，亦有類似恨鐵不成鋼之感：

中國丁世運之劇變，民生塗炭久矣，亟應定佛法為國教，而以孔教輔之。……儒釋二教，體用皆極契合，中外時賢，早有論列，惟佛法更為貫徹圓滿耳。歐族尚欲借此自救，吾人亟應返納故軌，否則前途杌隉，雖再閱百年，亦不能定。¹²⁴

可知呂碧城於旅歐時發現他國對中國文化的重視，由此反思自身文化中的問題。〈赴維也納瑣記〉(1929)也提及中國對佛教不尊崇，反由歐人為之發揚光大，因此有所感：

予於此夕之會甚為感嘆，緣歐美多耶教國，竟能旁採他教主義，鄭重闡揚如此。返觀吾國本佛教之國也，而年來摧毀佛像，霸佔廟產之聲，聳然宇內，倫敦《太穆士報》登有 The Iconoclasm in China 一篇，頗含微詞。又如故國青年有發誓不看線裝書之說，而紐約學士會 (The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方取吾國周秦諸子學說遙譯而公佈之。他國之所尊崇我者，即吾國所自鄙棄者，轉拾他國餘唾，乞鄰醜以驕儕輩，循是以往，則將來國人欲考查其自有之文獻者，須往異國求之，真有就胡僧而話劫灰之感。¹²⁵

可知，呂碧城看到歐人對佛教的重視超過己國，也舉出吾國青年不看線裝書，以說明將來恐有「禮失求諸野」的疑慮。

〈歐美之光自序〉提及去國十年，往往以他國風化之轉移為觀察重點。並多將見聞郵寄回國以饗國人。尤其故邦局勢不安，實由民德淪喪之故。革命需革心，應提倡仁民愛物的護生概念。然她的憂心卻招來異議，謂其護生先於救人¹²⁶。無

¹²⁴ 呂碧城：〈佛教在歐洲之發展〉(原載 1930 年 2 月《海潮音》第十一卷第二期；後收錄於《歐美之光》)，《呂碧城詩文箋注》卷三，頁 249-250。

¹²⁵ 呂碧城：〈赴維也納瑣記〉，《呂碧城詩文箋注》卷四《歐美漫遊錄》(又名《鴻雪因緣》)，頁 484。

¹²⁶ 呂碧城：〈歐美之光自序〉，《呂碧城詩文箋注》卷三，頁 289-290。

論如何，她仍保持對國事的關懷。

是以由呂碧城對家國的反思，當她以遊子身分回觀時，她表現的是對中國的特別關懷，與她在中國空間裡寫異國情調正好形成對照。借用方秀潔的研究，呂碧城反而是以另一種極其開闊的「世界主義」觀念，以支持她自己如此的：

世界主義支持一個人與自己的文化保持反思的距離，對其他文化和習俗的廣泛理解，以及對普遍人性的信賴。從歷史上來看，世界主義的超然是在各種文化認同的背景中被定義的……，在二十世紀則是對極端忠誠於國家（nation）、種族（race）和民族精神（ethos）等的反對。¹²⁷

是以，呂碧城是世界主義者，她對己身文化的態度是在國內的異國空間裡，與己國保持一定的距離，著力描繪其中異國人士之活動。當她在國外時，她更能與己身文化保持反思的距離，並且基於她對其他文化和習俗的廣泛理解，她反而能夠好好的觀察己國文化的優缺點。並且，在她借鑑他國經驗時，她也並非極端的忠誠於國族及其所有文化精神，反是有所選擇的。這種時而借他國文化之長、以反證己國文化之短的表現，正顯示她對國族的忠誠是有所為有所不為的。

綜合以上，可見呂碧城對於傳統與現代、中與西兩種文化價值的選取，既確認又游移。既有對傳統文化的肯定，如文言文與立國精神的確認；然而也有白話創作。此一看似矛盾的現象，說明了同時代面臨轉型的一代知識份子共同的文學話語流動的常態。再者，她對於英語加諸己國的文化殖民現象，感到憂心。在堅持這種看似極端忠於國族的文化態度的同時，她也表現出與其對立的矛盾面。如她的中國遊記裡，滿目盡是異國情調，幾乎不見傳統詩詞遊記裡詠物感懷的格套，而是在中國時空裡另創一個西式情調的生活空間。然而，當她身處真正的異國時，享受的又是西式生活的自由，似乎又與她對國人以英文為時髦矜貴的態度有所衝突。其實，出遊之所需正符合她所謂使用英文「以溝通學術、交換文明起見」的原則。是以，當她真正身處異國時，反而能夠回觀己國的文化價值，以做出合於中國文化卻又不悖於世界潮流的價值取向。就此而言，呂碧城對文化主體的態度，與其開闊的世界觀有一定的關聯。

¹²⁷ 方秀潔：〈重塑時空與主體：呂碧城的《遊廬瑣記》〉，張宏生、錢南秀編：《中國文學：傳統與現代的對話》，頁 395。

五、結論

總結前述，本論文意在梳理晚清閩秀詩(詞)人向現代知識女性轉型的意義。首先，藉由她們在傳統詩、詞之外的散文文本，以理解 / 建構她們做為新式知識女性的意義與價值。是以，呂碧城以女性自我所發聲的政(議)論與遊記類散文，特顯出其人其文深刻的價值。此其一。其次，呂碧城一向被文學史定位於舊文學傳統的尾聲，然而，「似舊實新」卻正是我們重新考掘呂碧城其人其文的新眼。是以，藉由其散文文本，適足以證成此點價值。此其二。是以，以呂碧城的散文做為研究對象，自有其意義。

職是，綜觀呂碧城由逃家展開她自我主體價值的轉化歷程。悖離傳統父權社會的價值規範後，其自閨閣出走後的自我轉化歷程，便游離於各種身分之間，以便確認自我主體的價值。就此而言，呂碧城流動的生命履歷具有一定的現代意義。

首先，當她以無家的姿態進入晚清的公共領域後，她為自己找到的身分，首先是女報人與教育家，其所傳達的女學概念，其實仍與強種強國的實用目的勾連一起，具有既新又舊的流動特質。中年皈依佛教並推動護生戒殺與蔬食活動，成為往後的生命重心；然而她同時也是華服的愛好者，即使出席護生大會之演說亦然。看似衝突，仍是她流動人生的一種展現。

其次，呂碧城悠 / 幽於虛實不同空間裡的體驗，更彰顯了她流動的人生軌跡。而她單身移動的充分自由，使她得以「不安於室」。在民國早期自助旅行仍然罕見的年代裡，她已然由中國北方移動至南方，再橫渡太平洋至美國遊學，更跨越大西洋漫遊歐洲，最後回到香港以迄辭世。如此大跨度的移動，彰顯的是單身女性跨越空間及性別藩籬的意義。此外，她還幽遊於夢境與靈異空間。前者確立她的信仰，以及展現她在現實中被壓抑的欲望；後者則是她對不可思議之事的好奇與探索。然而，呂碧城雖對此類超現實有一定興趣，卻是以較「科學的」態度面對的，這也是她的流動特質之展現。

最後，呂碧城對於傳統與現代、中與西兩種文化價值的選取，是有所選擇的。既有對文言文的堅持，但也有唯一的白話創作。此一矛盾，也是同時代知識份子所共同面對的流動話語。再者，她嚴拒英語造成的過度文化殖民現象，然而她又在看似極端忠於國族文化價值的同時，在中國遊記裡盡顯異國情調。然而當她身處異國時，又十分享受西式生活，並且能夠回觀己國的文化價值並加以選取，以

展現她對國族深刻的關懷。

綜言之，透過呂碧城的散文，看到身處晚清民國這一轉型階段的她，如何流動在各種人生履歷裡尋求身分認同。單身的她體驗人生的各種可能性，而非固著於某種價值而不肯稍有流動。總之，呂碧城的散文話語及人生呈現多方流動的面貌；其人雖以堅守文言而被排除在現代文學史外，然其散文話語所透顯的現代意涵，仍不能不令人側目。

引用書目

一、原典/文本

呂碧城著；李保民箋注：《呂碧城詩文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8月。

呂碧城編譯：《歐美之光》，新竹：獅頭山無量壽長期放生會，1964年7月(上海：開明書店，1932年6月)。

二、專書及專書論文

方秀潔：〈重塑時空與主體：呂碧城的《遊廬瑣記》〉，張宏生、錢南秀編：《中國文學：傳統與現代的對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2月。

王志弘：《性別化流動的政治與詩學》，臺北：田園城市文化公司，2000年5月。

加斯東·巴拉舍；龔卓軍、王靜慧譯：《空間詩學》，臺北：張老師文化公司，2008年5月。

李又寧：〈序：呂碧城是怎樣開始信佛的〉，呂碧城：《觀無量壽佛經釋論》，臺北：天華出版社，1979年11月。

李保民：〈呂碧城年譜〉，呂碧城著；李保民箋注《呂碧城詞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6月。

秋瑾：〈敬告姐妹們〉，《秋瑾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9月。

徐苔玲、王志弘合譯：《性別、認同與地方—女性主義地理學概說》，臺北：群學出版社，2006年5月。

梁啟超：〈變法通議·論女學〉，《飲冰室文集》第一冊，臺北：中華書局，1960年。

黃克武：《惟適之安—嚴復與近代中國的文化轉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0年11月。

- 黃嫣梨：〈呂碧城與清末民初婦女教育〉，《妝臺與妝臺以外——中國婦女史研究論集》，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9年5月。
- 黃嫣梨：〈從徐燦到呂碧城——清代婦女思想與地位的轉變〉，《妝臺與妝臺以外——中國婦女史研究論集》，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9年5月。
- 游鑑明：〈千山我獨行？——二十世紀前半期中國有關女性獨身的言論〉（李貞德、梁其姿主編《婦女與社會》，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年4月。
- 游鑑明：《近代中國女子的運動圖像——1937年前的歷史照片和漫畫》，臺北：博雅書屋，2008年8月。
- 游鑑明：〈近代中國女子健美的論述（1920年代—1940年代）〉，游鑑明編：《無聲之聲（II）：近代中國的婦女與社會（1600-1950）》，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5月。
- 游鑑明：〈近代中國女子體育觀初探〉，鮑家麟編：《中國婦女史論集》五集，臺北：稻鄉出版社，2001年7月。
- 詹姆斯·霍爾；廖婉如譯：《榮格解夢書——夢的理論與解析》，臺北：心靈工坊文化公司，2006年5月。
- 劉納：〈呂碧城評傳〉，劉納編著《呂碧城評傳·作品選》，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年6月。
- 羅秀美：《近代白話書寫現象研究》，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5年3月（原中央大學中文所博士論文，2004年1月，修改後出版）。
- 羅秀美：〈游移的身體·重層的鏡像——由秋瑾的藝文生命觀看其身分認同問題〉，《從秋瑾到 蔡珠兒——近現代知識女性的文學表現》，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0年1月。

二、期刊論文

- 王忠祿：〈呂碧城散文芻議〉，《河西學院學報》，2007年4期，2007年8月，頁40-42。
- 郭延禮：〈南社作家呂碧城的文學創作及其詩學觀——紀念南社成立一百周年〉，《文學遺產》，2010年第3期，2010年7月，頁127-137。（季刊）。
- 趙慧芳：〈浮出歷史地表——呂碧城散文創作論〉，《淮北煤炭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3期，2010年6月，頁17-20。（雙月刊）。

賴淑卿：〈呂碧城對西方保護動物運動的媒介—以《歐美之光》為中心的探討〉，《國史館館刊》23期，2010年3月，頁79-118。

